



氏日抄分類卷之八十七

記一

廣德軍漆差通判廳記



咸淳四年冬余自史館出為桐川負外丞至則棟宇一新青紅  
猶濕問之誰謂國錄吳君力也桐川斗大其官之有負外置雖  
郡志莫能詳其初是豈有象舉壯觀足以垂實方來者哉嘉泰  
省官屋且改為軍事判官之居嘉熙二年官雖復舊室則愈陋  
十閱歲而當淳祐戊申三山陳君應龍始撤而改為之曾未二  
十年又將老且壓良以疣贅浮立之司寂無資藉可裨營其勢  
固應爾吳君獨說以自任力請于郡太守吳公公賢而可之捐  
之金繼之粟通守史君見而悅之首有助留守馬公總餉陳公  
聞而悅之又皆有助起三年八月迄今年二月地之定者增之  
萬凡之逼者裨之廣庭宇壯而觀瞻益嚴楹橐而神思清崇軒



後歷通衢而民聽達堂與增窈窕亦新修於空虛成此突兀  
君材過人何啻一等而後之人繼自今皆得承夏屋渠渠之麻  
酌水知源詎容不書而法亦有當牽連書者聽事之東白觀物  
堂即淳祐間陳君名以自省書扁者信安徐君霖篆敬齋箴于  
其拜者滄洲程侯公許也聽事之西曰誠齋則嘉熙庚子金  
華康君益各以志親民書其扁與書其志而刻之柱者皆山陰  
施君德懋也方陳君以名流此來撤舊而新一時文人灑墨  
映施君以四考縣最趣召經從聲動東南康君執維終夕俾寫  
心期乃行緬想高風皆足興起于今幾何時非老吏故民已無  
能知而拜箴柱記類亦漫滅斷缺矣失今不記歲久愈湮安知  
不如此廳之置之姑雖志郡者莫之詳耶此余不特為吳君書  
且為前之人併書也然不特此也凡司存必有所與立而後可  
以久頌此司之公費書皆出縣胥聞前之人皆不以為安而是

去之尤力余既至而知之即曰此去之易耳寧郡無負外  
事吏挾負外丞以重擾吾百姓亟盡蠲其錢而請郡太守  
聞于朝乞從省罷如嘉泰間故事吳公曰然第廢置不敢輕頌  
以郡城小存負地錢取五十家及張恩一鄉役錢代之余曰得  
無妨郡計乎公曰債地錢於細解無闕而役錢正我朝所用  
募衙前役者也舊已皆分界正俸聽矣添與正奚持其勿辭余  
辭至再不獲乃就屬牙契庫官司戶參軍司其出入而為之俸  
者身勿預以成公仁且廉遜之美嘻設不遇公余方按本塞源  
力請併司存廢不置所以上續吳君與九前人者將不忘其經  
營締建之心而于其思去舊比供億之費殆懸其半而奚恤乃  
今訛百年之弊例開後世來者之模倣俾獲豐積以求存是尤  
是公賜也視前官於此肆其貪暴而招取縣胥錢欺誤後來者  
吳公之罪人也朝廷任賢以教授出守吳君名元直君溪人也



咸淳乙丑宣敷郎添差通判廣德 軍黃震記

廣德軍通判廳佐清堂記

桐川舊稱江東道院其扁正偁通判廳燕息之堂前植古梅歲久益清即太守而下往往婆娑其間用為清賞寶慶三年表侯君儒為守始移取江東道院之名以名郡齋之燕室通判趙君善璋思所以遜避之因附築小亭於舊堂之旁以自易名其堂曰歲寒清節庸紀美於一時其遺蹟於千載矣曾未四十年已為陳故今造其下撫景而思之果難乎其續哉史君景阜以英傑明敏之才通守是邦始中與其堂三楹堂成而落之乃徵記於余欲取李白送其弟倅宣城之句再易其扁曰佐清以相川舊宣治不敢取益堅前人所以名而佐者其職也余謂吾守能卓然有立豈惟清意之復續斯直足以言清矣特未知白之所指者果何所取為清爾夫自混沌既剖輕清為天老聃氏謂天

得一以清以氣言也毛萇公謂天德清以理言也天以是命性人物亦莫不各具天之清以全其生其本也真而靜但隨其所感而不同如近世士者莫不欲原夫天豈味其理耶凡此室前此之所以得於心者自有無窮之清然使一有玩物之心即清者翠陰風雪霜月者適足為流連光景忘人幼穉之具如是而為清民何賴焉今景阜父幸以其職言因請得以明職之所謂清者庶虞命官直哉惟清是豈蕭然自潔若託物寄興之謂脩已治人必有當知其源之所自出者矣伯夷之清風漢人之清即是皆所遇之不同其進其退全一已之清下得與斯出同其所尚故自然不同也然於此者奈何世變益下此意竟莫能繼至於江左尚清談以成俗適意外物放曠不檢出於禮度之外士者謬相標榜以為清古人之理身則真得其所養故嘗



志氣如神此古人所能直服其清也。士自一命以上皆分有  
天運物之責必欲真得天清之所在以無負天之所以畀我  
望我者亦唯於天命之所當為推之以用於世夫有純於一德  
而不自己使在躬之志氣不澄而能清施於人也亦惟舉此而  
措之善惡自分無所撓而清亦矣人將不知其所以然則曰政  
清在斯辯蓋莫究其原之所自出也惟人之心不牽溺於人欲  
而可以自存其天理之正則我之用雖上佐天子躋世清靜比  
美太古要在為上以廣其德意為下以達其疾苦凡可佐其治  
化者必無一毫壅塞滯之慮否則我方岸憤嘯詠之時未必  
非吾民愁苦無訴之日郡亦奚以佐為哉

景阜題其言而訟焉予復進之曰然願益自勉幸書之于堂以  
警通守史君景阜鄉世郵人云咸淳四年戊辰十月望黃震記

廣德軍滄河浮橋記

天地位而水實為之脈絡川澤阻而人復為之貫通五湖之口  
滄江萬安之渡支海宜皆望洋而不可向者亦無不心慕嚮木  
梁空以行斯亦奇矣至若山川之回鬱波濤之洶湧凜乎哉不  
可以步有淵也不可以濟厥桴也必獲久計然後可以措則又  
鱗比航次板檻鈎接東西兩岸貫以鐵縷引以鐵牛橫水傳陸  
濟其往來如履平坦其制不愈奇矣然石梁既成一勞可以求  
賴歲久不免微圯不可以不葺抑何故舟雖具水潦時集而鼓  
風兩泐竹雖韌鐵雖固魚龍百恠惡其梗已也常伺隙此所以  
雖杜武庫之智不能使可橋之久雖張燕公之大手筆亦無以  
壽蒲津橋之傳也然則浮梁其可一日忘葺哉桐川郡北踰十  
里有渡曰滄河南受天目宣歙諸水衝瀆奔駛然後演迤以入  
于海風濤每壯依杭亦驚故其渡為最險郡有祠山每歲十二  
月江浙荆淮之民奔走徼福者數千里間關不辭較諸他濟人



之渡此為最要以此滄河為斯郡之要津病阻舟楫往歲郡民因議建石梁以通其利計其始終之費為錢二萬緡再建水記爭之又不可成終廢定議今陳令君應元時方為進士悉家貲修葺一新之浮梁名以登津費以緡計者凡十有六萬為舟十巨艘為鐵纜四百尺為石梁兩岸岸之隈餘波沮洳又各續之松堤三百尺夫然後樵夫販婦僮稚老叟昔犯靈鷲巨鯨以行如行衽席上前歌後和靡不欣喜曰此陳君之賜也今而後傾覆叫號於洪濤巨浪者恬然而不之聞矣惆悵溪山含悲於高險深黃者坦然而釋之心矣符江浙荆淮數十萬眾咸獲其惠時有懷遠慮者有憂色曰孰維持是而繼其後也君又發其帑得天荒田百六十四畝有奇山天寺僧司其事歲收其利以備營葺復屋其為浮屠氏者曰思濟院仍處其嘗為舟子者曰水手以日視舟若棧之所當葺委焉陳君方喜俄有隄壅而來者

利去復補其舊之損其之浮梁於是日且就壞矣及是歲郡父老言人切歎不已余曰是必更有說也夫避寇者必於元戎之車而後趨廣德文學之郡獨無吾夫子之孝宮乎公慨然非許無難也則復為之請於郡太守具公之志在於崇教濟眾復告於郡博士謝君夢祥君亦贊其美遂差擇穀且鳩材命役斧聲丁丁幾壞者復一新之有加於舊焉近橋南塚有阜巋然正隸孝宮謝君復作頌度其間用便檢視陳君乃大喜屬余記其詳余謂記所以詔方來今吾夫子之教與天無極浮梁附之以葺亦將與吾夫子之教無極何往記為雖然天下事創之固難守之尤難必無日不葺而後守之不廢必本今日之政而後日可葺豈惟浮梁之一事為然乎殆不可視為汎論他日正當相與獻吾所蘊而擴充之豈無補於世哉於是拜手以書凡可以垂範於斯者敢謂後之記者不再書



咸淳五年己巳冬十有一月至日宣教郎添差通判廣德軍兼  
營內勸農諸軍事慈溪黃震記

廣德軍重建藏書閣記

書果何從而始者哉其始造化自然之文有不能不為文者乎  
夫自兩儀既判一氣交錯在天成象則日月星辰文於天在地  
成形則山川草木文於地此猶其文之章於人者凡有血氣卒  
能飛揚晶於繫掛挹之不可具述故林林總總充塞乎天地之  
間何莫非造化自然之文乎民之生也惟聖人之獨得其全者  
夫孰能與於斯故其日用必以文為言動而言之獨造其妙以  
教於出人文之文是也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遠日月星辰山  
川草木之所以昭布森列而人之所以中立其間以明理以修  
身以能全君臣父子之天以能為夷狄禽獸之主使天地以之  
位萬物以之育日月星辰以之無變蝕山川草木以之無蓄毀

而造化以之運行於無窮無一不會粹昭發於聖人之經以開  
示天下後世之人皆吾夫子之易春秋詩書執禮雅素之言誠  
可以常行者也大哉聖人乎其行可為天下法其言可為天下  
道其又造化之所託以語諸後竟之民乎天假之以諄諄然而  
命者乎然造化自然之文賦與萬物又皆紛然雜糅天不惟有  
日月星辰之文也有蝕實則文之變焉地不惟有山川草木之  
文也有榛莽則文之反焉人不惟有六經之文也有異端邪說  
裨官野史哇聲曼曲則文之賊適以惑亂生民使不得知我之  
本無異於天地者焉嗚呼不有聖人復生其誰與竟此天開我  
宋五星聚奎列聖相承崇尚斯文徵儒積年校讎祕閣而朝廷  
藏書亦已勤矣而又勅白鹿洞等四書院藏書天聖元年王宮  
國都莫不有孝又聚監書及紹興二十一年設官分署六經子  
史率令通疏義而天下郡縣孝無不盡其力通解其義聖教旁



洽書固家藏而人誦猶必切切焉從而藏書於官何哉藏於官者聖人之書外是而私藏者非聖之書書之出於聖人者造化之至文天地所以莫入極所以立聖朝所以頒教於天下非聖而言書者紛糾之惡氣天地所以不寧三綱五常所以淪斃聖朝所昭示天下以勿言然則藏書之關係果何如而職教州縣之官宜何如其示人哉廣德軍舊有藏書閣重建於慶元戊午陳公眩修政之初嘗謀構材命工治之顧惟書亦散失天台謝君夷甫與公為同志以慶元己未秋來為郡博士

盡撤書閣之書而新之始於明年正月癸卯成於是年二月癸巳棟之高於舊者五尺宇之廣於舊者四尋

屹若天成煥如

日星上崇聖經次下乃列子史其旁乃置朱文公及古今名儒注解著述能行吾聖經者以增比而附益之道德性命無所遺可謂盛哉君之幸也皆非庸常可以比擬又豈但藏書於閣而已乎口誦心惟犁鋤經訓其修己治人之心躬行踐履毫髮不肯則此書當藏之身待時行道濟世太平則此書當散而藏於天下天下之書多矣然後無愧於藏書之義否則藏而不知讀讀而不知用亦非官所不藏而私讀邪也造化自然之文鬱聖人造化之理乘則聖朝所命藏書之意孤矣可不懼哉可不勉哉抑此志不可以強擥而君之勤於士又非特於書閣為然也歷觀被葺之新彞教有堂泮詠有亭浩觀有閣以及戟門廊廡齋序垣墻皆葺之新苞舍則又增大而更之新來南山之水而三其門高水中之堤而來之柳東引之而砥橋數十尺以達梯雲之門西引之而砥大路千五百尺以通明倫之坊九所為至游藏地者悉矣天光入竟表回互發耳濡目染灑



夫脫俗士於斯乎觀藏書乎以其舒徐正大之心体吾列聖右  
文頌教之心聖人雖遠天地雖大造化雖不可測文不在茲乎  
咸淳五年三月丙午朔謹記

廣德軍重建錄參廳記

夫政有以迹而推者非官舍乎官舍修政之修可知矣廣德軍  
事為繁劇始余來貳桐川首被檄問軍院獄見其獄中器械凡  
汛掃滌治之具畢繁退而頌其聽士亦更新焉余心異之徐而  
察其政閑職者無繫繫者必其不得已而皆自謂無冤嘻是其  
所以能更新者也世豈有政之張而屋之壓者哉越明年其錄  
事參軍李君世弼戍屬余記歲月余曰豈惟歲月子之政正自  
足記頌子之職尚不止此焉耳夫郡之有錄參所以綱紀一郡  
事無巨細皆得預事有是非皆得爭譬之天朝殆御史執法之  
比焉先是三十年故大丞相董公槐嘗為子之官釐一郡經界

一曰聞天下錄參果當如是乎如必械繫吾前者斯為之求其  
自則民之得直於我者亦寡矣職掌如舊芳躅尚新作而行之  
特存乎人敢為子勉且為後來者勉若夫建繫於咸淳四年八  
月落成於是年九月增高廣視舊皆二尺費皆已出惟太守吳  
公洸通守史君舜卿嘗有助而易扁其東偏之弘毅曰平軒蓋  
自淳祐初楮君坦之嘗葺理遂至於今此皆節目云咸淳五年  
三月謹記

先賢祠記

大禹無祠洛以為祠召伯無祠甘棠以為祠叔子無祠峴山以  
為祠祠果廟貌云乎哉人心感慕之所在祠之所在也然好惡  
必合於天下之公而議論當定於百年之久吳人憐其忠而祠  
之者君子謂在建不當施而濡沫市息繪像祠列者先儒亦嘗



檄去之雖其有祠惟其祠歟維廣德為郡垂三百年名宦流芳者踵相接而市巷僧廬之所祠反或非四方士大夫之所識咸淳三年今戶部侍郎檢正常公楫為之守始擇其功德著在民心名節焜耀史冊參之天下而合要之百年而定者自范文正公而下得十人若龍圖孫公亮崇禧朱公壽昌諫院錢公公輔司諫孫公諤待制陳公次升敏節常公安民駕部洪公興祖丞相董公槐兵部康公植各以其治行刻之后而系之贊用代宵像合而祠之郡西橫山之東西山真公德秀嘗以部使者駐節此邦賑卹懇惻民到于今思之亦引而祠之十人之列堂宇沉沉門無翼翼山明水冽松竹如雲先賢之清風遺韻如將挹而見焉豈惟揭虔妥靈求慰邦人之思崇德尚賢足示方來之勸庭陰也知日月之行巖花也占天地之春一斗大壘得賢之多尚如此我國家所以涵養成就用敷遺四方休者又何如哉

萬山樓記  
後之人續書咸淳五年六月五日記

萬山樓記

愛山必山居乎晴嵐暖翠坐卧常對矣然骨竊壘嶂際天無極者或隔於近而反不見也愛山不山居乎遙岑寸碧極目如畫矣然若花澗草與時俱芳者或阻於遠而遞不接也然則二者宜何如而可兼哉桐川趙君平叔居郡西二十里之琴山山勢周摺如盤谷一步一形一曲一奇君為之出其心匠助成天巧紆餘為徑參錯為亭崖石斷而泉溜清松竹茂而煙雲鬱奇花異卉與山低昂清奇翠巖巖地拍塞山居之樂君既厭之而猶以為未愜也又復作危樓百尺於翠微之上欄檻一成山外之山羣入或飛如龍或踞如虎或連如城或斷如壁或獨立如天



柱平者如按切者如鞞而長者如屏幃如千石馬倒伏  
謁如翠浪碧溥排空層起嶙峋峯嶺宛轉相因無一不為此樓  
之有而今殿院章公為大書其扁曰萬山樓夫然後起君習服  
在山周覽縱觀亦在山近之既得其趣味之真遠之復不失其  
意象之大愛山至此始兼得其全焉抑君亦何為愛之不已若  
是哉夫山於天地間為物最龐碩草木之所生禽獸之所蕃實  
藏之所興古稱出雲風通氣于天地之間而國家以成是仁者  
所以樂山是固非為於游觀之娛而昧於造化之仁者所能躰  
認而興起也君於庚子歲首助賢太守發廩振飢繼是郡凡有  
事將利於民君必協助唯謹息信洽於閭里声名動於縉紳而  
吾之子亦妙年擢高科此其於仁幾於種而獲矣然則登斯樓  
也林壑森望生意識之雲出於山又從而兩澤之得無當思仁  
增而益厚者乎必如是然後萬山與吾一心矣咸淳五年五月

日四明山黃震記

山陰縣重建主簿廳記

越為浙以東最大郡山陰為越之附城最近邑簿領為最卑官  
郡大則事繁邑近則事先及官卑則事於是乎委況今之越漢  
之南陽乎事抑可知矣習菴先生之弟之子陳君若余信也為  
簿此邑始頗難之余亦頗意其弱不勝獨其兄今總餉淮西戶  
部公曰可也是弟足與為書往踰年士民果安之明年長吏果  
交薦之又明年書來則請記官舍之成其說尤有足誦味者  
謂簿僦屋而居已四十年咸淳二年春蜀人迦君應起始訪舊  
基營一堂二內前植之門後綴之庖漏邑大夫王君宗洙嘉其  
能有立助之錢七百緡又助之建廳事三楹煙蕪久穢之區氣  
象方駸々日以闕不幸皆未及落成迨君以憂去若以最爾者  
縣承之凜乎慮垂成之易壞前人之志不克終而邑大夫之賜



孤也攻苦較俸分毫以養乃戶乃牖乃塗墍茨區區此心不通  
除風雨以庇朝夕保棟斃以授方來尔豈更夢及增飾哉邑士  
劉鵬飛見若屋漸以就而民不知役似有以察其區者治村  
斷石俄輦以來如世俗施浮者民之為已而聞風相助者踵至  
若乃以之罄中唐以免泥濘新更舍以肅文書立神祠以妥靈  
佑而來助者猶未央也又以之作虛當聽事之東取明道先生  
為上元簿日存心愛物之語扁曰存心以朝夕景仰其間舟楫  
一新花竹交映朝暉夕霽相與發揮若雖不敏顧之猶欣然有  
笑向非越之人士風俗之厚真誰與成此愧若之本不足以致  
此於人尔余讀之驚且喜曰然則孰謂郡大邑近者之卑官不  
可為耶孰謂商陽帝鄉之不可問耶又孰謂世降俗漓人心之  
不可以旦夕感耶然余每觀世之征需於民文移如火筆勢紛  
或末之應君何以獨能不求而得也豈天下事果存乎此

人而已耶豈人心不可強其應惟其不求此所以得耶豈其  
太言之士未必有實而弱不勝衣者固自月計之有餘耶是則  
余之始意其弱者正其足與為善之資戶部公謂其足與為善  
者蓋其有得於家庭講習之素而君名堂以存心或者此其得  
人心之本也敬誦存心之義以相發可乎夫心之說有二古人  
之所謂存心者專此心於當用之地也後世之所謂存心者攝  
此心於空寂之境也造化流行無一息不運人得之以為心心  
即造化也亦不容一息不運心豈空寂無用之物哉心之德為  
仁仁之施為愛以之親親而親以睦以之仁民而民以化以之  
愛物而物以育感無不應理有固然如君所得於越之人士亦  
明效之芽甲矣世乃有游手浮食之徒株坐攝念亦日存心而  
外照其所以親親仁民愛物者是既失心之良固無足責奈何  
士大夫習溺於見聞之久歆動於空虛之大亦將遺落世事而



獨求其所謂心迨其心迹冰炭物我參商作之不應刑罰滋章  
所謂老子之弊流為申韓者一人之身已兼備如是尤人之不  
我應得乎二說交馳幾微一髮近世慈湖先生楊元公教孝者  
專指心之精神是謂聖或者亦不無疑焉然此語於傳謂吾夫  
子所以教子思也使之推數究理周其所察則精神云者正其  
心之用與世之攝置此心於無用者正相南北與程子所謂存  
心愛物者正自符契故慈湖為郡教化興行習庵孝於慈湖愛  
人利物之政至今盪人耳目要其行事則可以推其所以言心  
者矣而君今日知所存心以得越之人士之心亦豈無所自來  
哉故併發之願益懋之以昌君之家孝使後之來者皆知以心  
感心則越之人士豈特報施於君者為然君又豈特得於越之  
人士為然咸淳五年己巳歲五月日記

居易俟命之奧記

士有言編夜燈吾伊自適視富貴為儻來物者有征帽黃埃  
不憚謂功名在萬里行者譬之求玉者登山採珠者入淵所  
得各不同未聞其兼得江西宋達甫年少氣銳方坎其巽巽者  
游天下一日邂逅余金陵乃屬余記其居曰居易俟命之奧是  
結駟之子貢自稱陋巷之顏淵也其情耶其名耶其倦遊而悔  
取佩韋之義自矯耶余既辭再三不獲則疏其義以告曰易者  
日用常行安於我而本無事者也命者得喪窮通制於天而不  
可必者也自昔士君子子弟吾職詩書吾業耕桑隴畝吾養外  
是庸何知故居易者君子之事也俟命者非君子之心也自或  
者徵幸之念生子思子始不得不為俟命之說以形之俟之為  
言若曰聽其自然云尔豈居是易將以俟是命也哉子思之孝  
傳之孟子觀其發揮際可互見如曰得之有命也曰君子不謂  
命也曰居之安則資之深而德非以干祿也然則君子知有



居易而已命亦何以俟為况居易而俟又君子成德之事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在我者沛其有餘在天者斯隨其所遇吾齊小入孝之未講所謂如或知尔則何以哉方其居易之時正權無以副天之命具雖其有命尚當審之苟不以其道而得之寧辭富貴而就貧賤又非可槩曰俟之而已也余方為是凜凜達甫其然之否耶咸淳己巳九月五日慈溪黃震記

臨安府昌化縣重建平糶倉記

國家六飛南來控浙右沃壤稻梁之富甲天下足厚養吾元元為異日恢中原港本列聖相承加惠賜卹如家人父子視其飢渴而飲食之恩意每每先四方矣昌化正行都支邑乃遠介徽嚴萬山間猶獨苦余價湧此非分牧者責而誰責然士大夫孰不知推廣聖天子德意而猶若此者非他邑小力凋雖欲顧采而時出以抑價不能也非然則饑道由浙江慮泄外境例

久其...不獲也淳祐壬子歲黎君宣昭為宰嘗節縣用...五萬計曰大尹通治輝築倉縣西門曰平余闔邑方嘉...既去倉不幸回祿及之吏因併碎記石城其礎余本無一...有馬呼力之涓者蓄之裕矣采之過者謂之通矣行之未幾...厄之已至三歲輒易之官果無以勝世世長子孫之吏則山居...谷汲而草木食者何時得...有四年衛君植來日攢眉民食曰...然為無窮思者乃可尔...尹豈無以...聖朝加惠畿內根本...吾民獨非畿內赤...之心為心者乎...更復痛節縣用...大尹不可則...之春而夏市而...米價用復平民雖以為感君猶以為



廉曰余之鄰邑孰其往來之浙右之為價廉也民雖以為喜君  
方以為憂曰親之親君又孰知吾今日之事為必可久也戊辰  
歲九月秩滿如京遂面白之今大尹待即潛公說友曰某不敢  
以已去志百姓潛公感其言慨許之通余如君請繼君者方也  
藉以施無窮明年冬君與余同僚桐川尚屬余記其事信乎君  
之視飢由已切切然為斯民思者滋無窮也余惟三代無平余  
法非不平余也井田家私百畝民固無俟於余余入何俟於平  
井田漸壞民不免糶平糶自管夷吾始矣然為強國計也未必  
為仁民計也為仁民計而平糶者我朝也平糶以仁民冀復承  
平之舊者我朝南渡也昌化去天咫尺獨若盛夏之有盛草然  
至初君而後能平其糶至衛君而後能久其平使分牧者人人  
衛君其心也吾國基本日以厚 聖朝之仁天下者無或確而  
不通恢中原有日矣豈久於東南哉君吳門人大參文節公

子者家李熟典刑故其設施閔大醉如此咸淳五年十一月朔  
未議即添差通判廣德軍兼管內勸農築田事黃震記

止庵記

咸淳庚午秋余護武紹興府初識校文官天台舒君漢章明爽  
好修之士也屬余作止庵記謂將朝夕助觀省余謝再三不獲  
則告之曰知止不殆此老氏之所謂止退全一已之言也大率  
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此孔門之所謂止兼善天  
下之義也漢章方以孔門之孝發身豈有取於老子者哉亦相  
與講明至善之所在耳大率自為人君止於仁至與朋友交止  
於信雖所止之目凡五要不過率其大以聚其餘實則一事一  
物之微一舉一動之暫無非天理之流行則亦無非至善之所  
在皆不容不求其所當止之地也雖然人必有所不止也然後  
能得其所止一或自止則志念積惰工夫不續入者一雜天者



已擾而何止之有故夫子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漢章試  
深思而實弊之當有不容自止者毋但曰止而已云

紹興府添差通判聽龍山堂記

越自秦望山擁千岩萬壑之秀奔駛莫遏每偃輒發極而融結  
城雉萬堞中昂昂乎若踞世以其形似名卧龍山龍之首距水  
水之外再起小圓峰名火珠則繡衣使使節駐之龍之尾天矯  
出水上林麓特秀則西園臺池之勝叢之龍之右協南嚮為府  
治而其左則負外丞之聽事亦南嚮挹之且因其稍遠而卻視  
也又反得盡見其全朝霽暮靄出沒萬變觀者眩轉狀疑飛動  
至或風起雲湧急雨隨至則變化奮迅勢幾逼軒窓故古人復  
作堂勝處而扁之曰龍山咸淳六年夏五子易地此來與余侯  
交龜洗爵其上時候方暮治一新風景益勝然堂扁則侯已取  
別駕宜英儒之句改曰宜英矣予問故侯慷慨言曰子獨不聞

古語乎下卧龍石乎  
尚存以識予之意知晦翁之所以繪諸寫則知吾之所以名宜  
英子但為我記之斯意也豈無來者識予奇其言因記之以俟  
人中龍侯名珍三子衛人丞相忠肅公曾孫子則慈谿黃  
震東發

紹興府萬湖塘記

錢塘江濤之壯名天下其東自海門分而入長山龕山兩崖之  
間者實超越之新林其地宜以曲長風巨浪日夕春撞其下豈  
惟居民凜凜動與天吳海若爭疆界越東南大都會為歲內輔  
藩今又為帝鄉往來行都者總總無不由此途出其所關係又  
豈偏州下邑利害止於一方者比哉咸淳六年庚午秋海溢浙  
東新林被虐為甚岸址蕩無存矣太守劉公具以其狀聞朝廷  
亟為遣吏經度議改築新塘計費用石當緡錢三百萬用土費



十之一公以力未及石請用土而故地奔為一壑潮汛翕忽土  
立輒端去公親臨按視禱之神曰此朝廷所加念者願有以相  
之未幾沙果驟漲始得立巨松數萬如櫛為外捍吏民驩噪奮  
錘雲興四閱月而工役就其高踰丈其廣六丈其長千九丈  
橫亘弥望屹若天成公率僚吏行塘上醴酒相賀曰非朝廷之  
賜不及此而川后效靈其忠亦不可忘也命立之祠且植柳萬  
株大書其扁曰萬柳塘以冀歲久根蟠塘以益固既而念不可  
忘日暮也復請之朝籍新林寨兵厲之西興都巡檢使任責焉  
蓋公雖力未及石而塘之堅緻殆不減石矣然聞自昔帝王之  
建都定邑未有不因長江大河之勝而自昔水勢之衝橫侵軼  
反多見於盛帝興王之時是豈有他哉水之東西棄定本其常  
性世治日久則濱涯皆生聚故水至輒易為患如河決不聞於  
他時而獨聞於商周西漢及我朝之隆是其證已我朝自駐蹕  
錢塘距水弥切樓臺百萬多疇昔海交桑田之地凡司為隄障  
者蓋無所不用其極越去行都只尺實共此江濤洶湧之險水  
性匪西即東利害每相關又宜何如其為隄障哉頃歲庚子潮  
鬪錢塘葦石而後奏全功今歲在庚午適三十年是為天道一  
小變今日之東鬪新林即前日之西鬪錢塘者也雖賴餘福之  
所覃魚龍百姓已帖息必欲為久安計尚惟後之人因公之志  
續公之功葦石如錢塘爾公名良貴東嘉人時以太府卿直華  
文閣出守董其役者參議官金華華公名桂明年辛未二月十  
日記

長興縣主學廳題名記

縣之有學於教養為最切蓋士方少長閭里聞見未雜父詔其  
子兄率其弟必先使挾策游縣幸於斯時也蚤正而素定之是  
水方出而澄其源木初生而培其本關係長日之成就夫豈小



小我朝深察其所以然故凡縣無不置之李士大夫亦深軼其所以然故凡有位於縣者無不取於李如明道之宰扶溝如晦翁之仕同安休風善教至今聞者與起曾謂今人而遠不之若乎夫何風俗事勢之日變簿書期會之日繁乃或視李校為具文不亦因俗塵而靡暇我 先皇帝善通其變始詔天下縣李各置官主之與州郡置教授等聖慮深遠所為人才計者可謂悉矣然之草創官多僦屋而居市巷猥褻師道不嚴或猶病為縣者奉詔之未度長興號幾內取大邑亦一再更官無所乎寓成淳六年嘉興陳君舉來始即葺桂堂增飭為聽解規模宏敞觀聽一新考德問業之士至者無不為之竦動灑浙此正於師道有闕而非徒為一已便安計也乃磐石壁間助為君是官者刊列姓氏因三山葉君龍從求余記其說使來者皆無愧於其職焉余聞司馬公記陳院題名謂某也忠某也邪某也邪某也邪

今縣李官題名忠邪固未易見惟曰某善教養某不善

亦懼觀者之指摘爾然諫官雖尊風采止於一時縣李官雖卑教養垂乎長久是尤不可不深究其心者也夫教非課試之謂而導迪之使一於善爾養非飲食之謂而涵養之使汔于成爾不教之義而教之利不養其大而養其小其弊之來非一日而士習間有難言者今幸 聖朝深究原本創官設教使弦歌盈耳在在皆武城之邑况長興去行都只尺山水秀拔士多穎特擢高科登顯仕者項背相望非李校之力而誰力是不可不益於其教養之實而求之乎陳君忠肅公五世孫斥奸誣以尊堯黜新經而崇聖剛正篤實必有得於家傳之素者師道立則善人多惟君勉之後來者將於此乎取法咸淳七年二月望日奉議郎新差知撫州軍州事黃震謹記

紹興府重修圓通寺記



古者有功於民則祀之而後世佛氏之祠徧天下古者水旱禱於山川後世則捨而禱於佛氏之祠夫雲出於山龍翔於淵散翕忽生意勃焉此百穀以之生萬民以之育造化之最顯而人人之所共目故曰鬼神者造化之迹也其禱之也則宜若佛氏自謂出造化外其於造化果何關且曰雨曰雲果其職乎否耶余為此疑久矣及來紹興府見圓通寺祠觀音稱禱雨賜應輒如響因嘗思而得其說蓋聞四明大海中有山曰補陀世稱為觀音之居凡焚香而往航海而求者率見紫竹梅檀見淨巖石見真珠瓔珞往往與世之祠其像者巧相合是大海為百川之宗觀音為大海神異之宗且雨坎翻溟渤雨下土宜賜歎捲浮雲歸大虛靈變應禱理勢則然誰謂雨賜非山川之事而鬼神非造化之迹乎誰謂佛氏之有觀音為出造化外又誰謂觀音非有功於民而祠者乎太師判宗福王嘉其然為民請

以... 僧... 十道再修圓通寺屬有德之僧曰如阿師者王之於是寺之講堂若齋廡若廊無若庫厨以至蓮之亭柳之渠一一增新光耀奪目恍若補陀山神現之境移置人間世繼自今越之民水旱必禱者其心愈有繫屬是皆 聖天子加惠帝鄉之賜而 太師判宗福王申請之力也詎容不書若夫寺之創於吳越王錢氏增大於郡太守清獻趙公諸公貴人弟之必葺則各有古記石在咸淳七年二月吉日奉議郎添差通判紹興軍府事新差知撫州軍州事黃震記

撫州崇仁縣黃洲橋記

水包絡天地間流行運轉無一息停財而成之則存乎人茫茫而際天地或航之浩然而赴壑也或梁之隨其宜而各制其用資其利而不嬰其害茲人之所能與天地並立而稱三才者哉撫州之西南萬山峯嶺水如天落落袞袞東奏餘百里穿度崇仁



南北两市間每風雨晦冥洪流驟漲輒咫尺如千里隔往濟  
以舟而舟所以駕渺茫非所以凌湍急也維楫一失御人已葬  
魚腹中淳祐八年邑之寓公若人士共議剏石梁越十五年至  
四明史君百之為宰始汔于成居無何燬于火邑人嗟痛不自  
勝咸淳庚午歲建安趙君若渴以丞攝邑事屬好誼之士陳君  
純中合眾力更新之為費一萬一千緡有奇為層級以升崇四  
十尺為屋其上四十楹南北為之門而中為之祠氣勢突兀凌  
轆空碧金朱璀璨浮動溪山不惟貫徹南北市謳歌雜遝晝夜  
聲相聞湖廣數十郡道此以趨行京者亦皆繩之乎載驢吉以  
東無復雲于沙矣邑人復矜喜不自勝以識有黃洲高文崇仁  
出相之語請大魁文公大書其扁曰黃洲橋而屬余為之記  
謂橋為濟人設也橋成而宰相出所濟又豈惟此橋之功而已  
哉惟邑之人士益自勉咸淳七年九月十三日承議郎進修

撫州軍州兼管内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黃震記

臨川圖畫記

隋嶽之秀䟽而入湖南江西數十郡凡融結而停峙者往往為  
州其再發麻源勃鬱百里或起或伏然後徐而盤據于臨川之  
上者是為撫州獨立物表俯瞰闔闔見林阜層突煙霏曉靄日  
橫陳於几席之下者是為撫州之州宅攔檻倚空一目無際見  
濃綠成堆愈遠愈奇雖圖畫有不如者是為州宅登覽之亭亭  
不知始何時亦不知其初何名嘉定三年林公岳再建自謂從  
秘省出守因名瀛洲氣勢恢宏視昔尤勝然秘省之佳稱施之  
偏州疑未安而瀛洲又列子寓言耳烏有所謂瀛洲者哉咸淳  
七年秋余既喜之新客請易名臨川圖畫庶於景物為稱余惟  
自衡嶽䟽演而為撫自撫州環擁而為宅自州宅下取勝而為  
此亭蓋東山扶輿清淑之氣至此獨積之厚而發之宏造化融



液生意...此正宅生千里者所當辨認而興起名瀛洲固非  
所安名...文何足以盡始惟易之以狀髣髴云是歲辛未十  
月朔承議郎權發遣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  
黃震記

撫州重建鼓角樓記

鼓聲壯角聲悲悲則感慨壯則激烈所以肅邦侯之號令而作  
三軍之忠勇故凡郡治必崇鼓角于麗譙撫州獨不于麗譙而  
別為樓于其左之高阜或曰昔危侯治州宅讖謂水侵鼓角故  
徙此或曰阜之下有奇石昔或穴之噫氣如湧名羊角山羊陽  
也鼓角聲亦陽也故置此以予觀之他州惟麗譙為高此州則  
惟此阜為高乘高申傲聲發天半誠莫此地為宜豈必如或者  
之言哉然惟其左雖郡將莫之登臺輿汗踐樓且就圯咸淳七  
年冬余始新其陳陋疏以櫺檻山川城市盡在一目登覽者欣

然謂此一州之勝昔湮今顯宜於威崇乎有助余則念根本  
尚有在爾夫肅號今作忠勇鼓角也寓之鼓角者政也政平賦  
理軍民兼足士飽馬騰歡聲浮謫則鼓角歡亮皆政之發否而  
徒恃鼓角為雄有是乎幸今 朝廷清明根本所在士大夫正  
宜汲汲若夫萬籟俱寂之頃夜氣方清之初耳靈鼉之逢逢聆  
梅引之鳴一清吾政本所自出又在此心也故承議郎權發遣  
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黃震記

撫州金谿縣李氏社倉記

咸淳七年余承乏撫州適歲大饑賴撫之賢士大夫相與講求  
賑貸因多有以社倉事來論臨川縣李君德傑首以書來曰鄉  
有李令君捐粟六百石為倡將成社倉幸因以風厲其餘余報  
曰其美社倉之法之良之可慕也亦甚矣社倉之弊之苦之可  
慮也余前歲負丞廣德見社倉元息二分而倉官至取倍稱之



息州縣展轉侵漁而社倉或無甌石之儲其法以十戶為甲一  
戶逃亡九戶倍備逃者愈衆倍者愈苦久則防其逃也或坐令  
長息而竟不貸本或臨秋貸錢而白取其息民不堪命或至有  
經會謂此文公法也無敢議變余謂非變其法也救其弊耳乃  
為之請於朝曰法出於黃帝堯舜尚當變通法立於三貸盛王  
尚須損益安有法本先儒而不可為之救弊使法本於儒先坐  
視其弊而不救豈儒先所望於後之人哉朝廷可之既又念臨  
以官司之煩不若聽從民間之便也又為之請於朝曰朱文公  
社倉法主於減息以濟民王荆公青苗法亦主於減息以濟民  
而利害相反者青苗行之以官司社倉主之以鄉曲耳故我  
孝宗皇帝頒文公法於天下令民間願從者聽官司不得與  
總社倉拘於官故其弊不一請照本法一切歸之民 朝廷又  
可之余遂得窮年餘之力經理更畫以其收息買田六百畝

代人戶納息且使常年不貸惟荒年則貸之而不復收息凡蠶  
皆取辦於六百畝官田之租事甫集而余去官未知近何如至  
今猶念念不忘此余親歷於廣德者如此若凡他州各縣之  
有社倉者聞其備往往而然殆不勝述及來撫州社倉幸皆鄉  
曲之自置有如文公初立之本法然亦間有名雖文公而人不  
文公其初雖文公而其後不文公借美名以侔厚利者亦已不  
少余方為之悚然以懼何敢更以官司預社倉之事哉大抵小  
民假貸皆起於貧貸時則易還時則難貸時雖以為恩索時或  
以為怨倘稍從而變通之鳩錢買田豐年聚租荒年賑散不惟  
不取其息併亦不取其本庶乎有利而無害凡皆余答李君之  
說如此而水敢以為信也未幾金谿李君沂復以社倉法來俾  
余為記及閱實其始末蓋一家自為之計而依法惟取二分之  
息不借勢於官不鳩粟於衆故能至今無弊利民為博今歲之



歎一邑賴之置倉如此信能以文公之濟人者濟人矣然有治  
人無治法良法易泯流弊難防君能如文公更望君之子孫世  
世如君也因錄所報李君之說以遺之先是郡之新豐饒君景  
淵亦嘗以社倉求余為說其法取息視文公尤輕貸而負者去  
其籍而不責其償事益省而民益安并書以遺之咸淳七年冬  
至日承議郎權發遣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黃震記

邵武軍建寧縣綏城驛記

咸淳七年秋知邵武建寧縣程侯作綏城驛新成走書屬余為  
記余謂此固天理之當然而仁者之事願非克去己私者不能  
為之尔夫仁者以天地民物為心故必欲無一之不得其所不  
特施於吾國者為然雖其施於四方賓旅者亦莫不然如成周  
之有候人有野苴氏皆發於一念自然之仁而後世則不可以  
例論晉以隸人之垣羸諸侯而人譏之及高大諸侯之館則幾

之宗節勢不得不為漢以乘傳達命令於天下唐以  
之輔貢賦於中都此其程督亦勢不得不為而又皆以國家  
之力而為之雖未必果為仁者之事亦何俟士大夫克己之私  
而後能為之耶我朝自朝廷而監司而州而縣脈絡相通  
臂指相便不事驛傳之督促無待使指之旁午惟在京置都亭  
驛置班荆館以待四夷來王之人州縣則一切惟其自置晏然  
與天下相安此非迫於勢之不得不為也承平日久財用日繁  
而縣令受煎熬之極治事之廳燕寢之室風雨不蔽十或二三  
而况賓旅者此又窘於力之不暇為也勢非不得不為力又不  
以有為而猶汲汲為之非仁者之事乎非克己之私以成其仁  
者能之乎蓋程侯之事是已侯稽舊驛之不存閔至者之無歸  
而新其驛九十楹計縣幣之垂簾數浮盥之有羸一毫不以自  
利而用以建驛者錢踰萬緡此三代設候人設野廬氏之盛心



而我朝分牧以仁民之心也侯之仁其民於是他可類推而  
他日贊我朝之仁以仁天下亦從可類推矣豈特一驛之新  
云乎哉余故悅而為之書若夫存縣名之舊扁曰綏城驛曰唯  
城第一東曰必直西曰欲留又中為告新之亭而名其左為願  
豐右為所憇且為一堂二內以附其後名見思巨麗羣飛甲於  
遠近此又特其驛之細侯名慶桂字月卿世居建安云承議郎  
權發遣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黃震記

撫州新建增差教授聽記

仁義禮智之性具在人心所以開而明之者則存乎教詩書禮  
樂之教具在方冊所以講而行之者則繫乎師故師必明聖經  
而後可以淑人心必淑人心而後可以轉移風俗上為聖天子  
子跡出太平之助自詞章之孝興而士未必知經我神宗是  
以創經孝士猶多以詞章發身而職教者又未皆經我

考是以創增教增教云者必使一州各備一經師于以上續  
三代聖王化民成俗之初意其責豈不甚重乎哉方是時撫之  
郡博士業詞章於是增教用經為師必舍選各流則居之其事  
又豈不甚盛乎哉然事以創見為嚴官以後至為客今且十稷  
無所乎寓就屋而居聯毫編伍師道之尊何有而可以聳觀聽  
新士習耶上饒程君紹開采謂道必依形而立理必隨勢而行  
始慨然以創聽事為已任前太守繆侯嘉其志首肯之余繼至  
聞其事又助之然坐郡凋愧未能及任其真君乃捐俸傾囊日  
積月累迨垂滿秩事始獲就高其門閭獨之題扁宏敞明潔過  
者神竦猶無不知增教之所由始而况士乎其必肅然仰洒然  
異矣然則秉此作新之機可不益求經孝之實者乎夫所貴乎  
人所貴乎經孝以其明義理也今之業經程文而已耳或謂科  
率累人弊遂至此余竊以為不然自昔人主不能自治其民必



求天下之秀異以與其治自昔人士亦無以自達於上必吐曾  
中之抱負始克上達故今之試士以文即古之敷納以言科舉  
豈累人之具哉天下之事理無不在聖人之教事必踐實士能  
行矣而著習矣而察雖起居服食之細皆足以驗天理人事之  
則而況大之為科舉其或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則雖仰天  
俯地尚不思履載之恩瞻日頌月猶不知照臨之賜又何有於  
科舉粵自世教不明經術道微上之試於我者本以性命道德  
本以古今治亂而我之應於上者自以其穿鑿自以其浮靡今  
日之試於上者尚能言及天理尚能言及仁政他日之施於民  
者自或流於人欲自或流於貪刻言行相違窮達異趨國負士  
乎士負國乎法弊入乎人弊法乎程君之教人以經也固不難  
乎文也而文即理之寓言即行之副窮即達之占也君之教人  
豈必施求亦惟因其文使各踐其實而已君始薦于鄉即上

先皇帝為之嗟賞不已其在太孝以行  
此不就武今橫經于樞適歲歲厄無預於政而散財  
身踐其矣矣身教者從吾道何幸余故悅而為之記  
七年辛未歲七月廿六日承議郎權發遣撫州軍州兼管  
勸農屯田事節制軍馬黃震記

江寧府志卷之九

江江仁甫嘗求陽山吳君名其所居曰得齋已幾年矣求大  
包公宏齋為得齋銘又幾年矣今既老尚求余為記亦足見  
好學之不厭矣然余何人而敢僭且仁甫本宗象山之孝須袖  
臨汝書堂餘二十年又日講晦翁之孝朱陸之孝皆世所宗而  
其說不同或相排齋仁甫能兼取而參酌之此其所得又豈晚  
未敢輕贊一辭詳不獲命姑誦所聞蓋聞有得於天者有得諸  
已者已之所得正以全其天之所賦豈有外於天者哉仁義禮



智之性人莫不有得於天而人之賢不肖乃人人殊正以能得  
謂已者寡耳故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夫曰深  
造又曰以道則其於義理之間果宜何如其用力而後可以言  
深其造既深猶以為欲其自得而不敢必以為得意者工深力  
到久乃自得而自以為得者則理未必然而言不可以若是其  
幾乎孟子又曰求則得之求之云者誦詩讀書隆師尚友精思  
力踐孜孜汲汲皆求之謂求則將有時而自得矣安有不求而  
可以言得者乎抑愚又聞之孔子之教人多以孝弟忠信而未  
嘗言及性與天道孟子生人欲橫流之時始出而言心與性周  
子生傳註訓詁之後始出而言陰陽性命之源皆發明其所自  
來使人歸宿於所實用人知此身之所主者心此心之所具者  
性此性之所本者天造化流行純一不雜此身雖小造化雖大  
而此身實與造化參則超然獨立於萬物之表利慾不得而  
卑陋不得而溺凡吾孝弟忠信之行自然無玷無缺故凡孟子  
周子之說無非隨時救弊警醒人心以翊吾孔子之教非固外  
立一說而求為過高也譬之挽水於淵正將歸以濟魚鼈之實  
非曰姑挹其清冷而已也譬之植木於山正將積以成棟梁之  
用非曰遙挹其風露而已也今世之士置孝弟忠信於不言而  
想造化陰陽之莫測躬行講說判為二途苟如是而自以為得  
焉殆蘇明允所謂誰不曰道不在我者也果實得乎否耶仁甫  
孜孜問學老而益堅其有得於此也必審故誦所聞以求教焉  
非敢言記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八十八

記三

撫州重建教授廳記

撫州古名郡至本朝尤號人物淵藪德業如晏元獻文章如王荆公曾南豐儒學行誼如陸象山兄弟一門之盛其餘彬彬輩出幾不容偃指嘻果孰為之而能爾哉學校漸摩之功於是為大師友淵源之自於是為切士大夫為聖天子分任教化之責者於是不容不重加之意矣咸淳七年余叨恩來守始至祇謁先聖仰黌舍之巍如見衿佩之鏘如方為之欣然以慰既而考其實士之得食於學歲纔二十有七日為之師者無所乎寓至就屋委巷以居師弟子之面日踈而絃誦之聲以希又為之慨然以思天佑斯文無往不復時則有若呂侯正父以名儒宿望來為通守首籍其覈吏卒之蠹以全生負之養士既



得日游於學師豈容不日與之講於學亟訪聽解舊地得之學  
官東北隅去演道堂不遠只尺於日入而講為尤便蓋前人所  
以處置之意密矣於是郡博士鄭君初至官即屬其更之新始  
於十月辛卯成於十二月甲寅數十其楹一旦突兀教養兼備  
師弟子得以日親君因請為記余曰未也古者養非飲食之謂  
在優游以成其器教非文字之謂在切磨以進其德士今得日  
游於學矣苟尚惟飲食以為養師今得日講於學矣苟尚惟文  
字以為教視前日亦何能大相過且六經之訓具在諸儒之說  
愈詳夫人能言之而人才反不古若者其故果安在良由利祿  
之途既開卑陋之習以成有隙必投見利必動其本既非雖學  
無益或反滋其欺耳夫亦反而求其大者使小者不得而奪乎  
天生萬物何物非天人為最靈實與天一宇宙吾廣大日月吾  
精明風雲吾變化飛潛動植吾仁心流動陰陽代謝吾窮達有  
定士苟以此而為心以此心而為學則亦何卑陋之能弱而實  
德之不充耶君今棟宇一新幸在此州林壑奇絕處大江橫  
豈無感於夫子所謂不舍晝夜者萬象呈露豈無得於夫子登  
泰山而小天下者宇宙之廣大在此日月之精明在此風雲之  
變化在此飛潛動植之自適陰陽代謝之無窮無一不充滿勃  
鬱於此此其氣象果何如自得當何如君其率先哉士其作興  
哉先正之彬彬輩出者氣脉其益昌天下國家其有賴而撫之  
為州其亦永永有光榮哉君名濟字行可金華人司其役者郡  
之秀士黃中禮咸淳八年壬申正月承議郎權發遣抚州軍州  
兼管内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黃震記

撫州金谿縣李氏平糶倉記

金谿李君倣朱文公法作社倉咸淳辛未歲大歉民賴以全活  
甚衆余嘗為之記使子孫世守李君感其言別捐良田餘二百



畝計租凡四百石自壬申歲為始下時直斗十錢歲收其直更  
買田以附益之期至千畝當益下其直永以濟民為平糶倉與  
社倉對又屬余為記且切切然欲為子孫之戒余高其誼嘉其  
進善不已而慮民之無窮也觴之酒而為之言曰善乎乎之為  
義乎是豈獨可為君之鄉黨賀正可為君之子孫賀尚何俟訓  
戒為哉蓋天下之理至於平而不可以有加矣虧盈而益謙者  
天之平變盈而流謙者地之平害盈而福謙者鬼神之平惡盈  
而好謙者人道之平衰多益寡稱物平施者君子所以躡天地  
鬼神之心而持其平故賢之於不肖也智之於愚也富之於貧  
也皆當損有餘以補不足而富之於貧為尤甚故君子順之吉  
則積而能散滿而不溢不惟我不私其有而人得其平我亦因  
之得以保其平小人恃之凶則甚愛而大費多藏而厚亡不惟  
我私其有而人不得其平我亦將由之而失其平故自一時  
之有餘而能損者疑損矣要其久乃所以為益乘其有餘而又  
求益者疑益矣要其久反所以為損今君有餘粟而能平其糶  
善知使鄉之常得其平者君之心也使君之家常得其平者天  
地鬼神之心也平則無時而不平君之子孫且世享此平矣何  
自謂戒為哉因書以遺之使有粟者皆聞風而興起孟子曰人  
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余亦曰人人損有餘補不足而  
天下平咸淳八年壬申正月十八日承議郎權發遣撫州軍州事  
節制軍馬黃震記

撫州靈谷山隱真觀記

天開地闢而川流山峙帝興王起而畫野分州各于高山以定  
祀典在四方則為嶽在九州則為鎮在諸侯之國則為境內名  
山是為風氣之環是為神明之居是為異雲吐霧潤澤萬物民  
生利賴之所從出故聖人之所事即造化之所在至秦漢始以



真仙稱實則不外吾聖人者矣若撫州之高山其惟靈谷乎靈谷在萬山絕頂隱真觀又在靈谷山絕頂此觀其又祀典之寓者乎咸淳八年秋余勸民種麥嘗一到其上道士立守靜齋喜出迎謂自前太守張于湖後此山棲鶴已百十年間不聞蓋聲此觀危插半空不堪飄搖摧圯幾盡守靜方一新其居而郡太守適來豈有數耶願爲真仙記之也余謂真仙非余所能知然此山爲此州之鎮此觀寓此山之祀猶州之祀典也是宜書青真風露間飛薨縹緲下瞰人寰僅盈一握此絕境也亦宜書世之爲琳宮梵宇者依深山密林享安樂尔此獨人跡不到處使世慮臺髮有未除殆不容一朝居而子安之此難能之事也亦宜牽連得書雖然未也頃余此來嗚呼難哉捫蘿踏磴分寸躋攀悔而欲返者數矣俄而登峯造極豁如有得便欲凌風神遊八極士之求道先難而後獲者獨不類此哉守靜大笑曰

不勉固併請爲記守靜能詩好修創此觀者立佐實其上世其詳見前記云咸淳八年八月朝奉郎知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兼江西提平黃震記

撫州重建擬峴臺記

宇宙間可觀其惟山水之會也哉亦惟水之來者遠而山之截者驟斯爲奇也哉江漢東奏數千里以相合漢之將合於江而未合尚數百里勢力奔駛豪擊而峴山巋然壓其衝遂爲宇宙門一奇觀江漢之南山川磅礴遠目閩廣其來亦數千里乃有盱水北奏撫州山城下將數百里以合於江林阜旁簇秀蔚無際而城堞亦巋然壓其衝又爲宇宙間一奇觀嘉祐二年太守裴公因作臺其上名之曰擬峴既奇矣又得南豐曾公爲之記瑰辭勝語相與發揮模寫形容妙於圖畫其文流布四方人人爭誦如身遊此臺出雲氣而臨風雨凡所謂水之浪波洶湧破



山拔木山之蒼頡秀壁巖崖技出與夫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  
蛇走荒蹊煙樹遊人行旅隱見而斷續者皆可按記坐挹愈奇  
矣然公惟頌詠此州之樂未嘗有羨於峴山之事也政和元年  
太守狄公再葺此臺時則有若溪堂謝公又為之記始謂叔子  
之於峴也悼歲月之易失憤功烈之未成登山臨水慷慨激昂  
而鄒湛輩乃進益美之辭不能贊叔子之決其言憤發抵掌功  
名期與天壤相敵夫豈與曾公異旨哉嗚呼是當觀其世也已  
夫自混沌既判造化融液鍾之則為山川之奇絕孕之則為人  
物之瑰異登臨嘯詠天者妙合蓋無一非自然而然峴山正不  
待叔子而後重此臺亦何待擬峴山而後重與午非正南北勢  
分羊陸區區各私其主此豈感世事而登山歎息可為佳話耶  
於皇我 宋時至 仁祖八荒一域所至皆春遊峴山者自熙  
熙於大江之北遊此臺者自熙熙於大江之西裴公之築曾公  
之記皆不過取形勢相類而言初何羨於彼新法紛更紛更  
變時至政和何如時也譬之大木枝葉已有害不特本之撥矣  
公以邁往之才處寂寞之濱旁觀默察豈無先見此記特有  
所託而發固不暇言此州之樂亦豈真有羨於峴山之事哉咸  
淳七年余承乏此州碩此臺特卑陋不稱其景物室亦老且隘  
矣明年乃盡撤而更之高廣皆視昔加倍欄檻一開萬景皆入  
有無遠弗屆之象焉廼方是時襄漢適以捷聞豈有開必先此  
殆有默為之兆者歟繼自今盡洗楚氛之惡重遊峴首之勝  
然一家吾見復如嘉祐時磨崖頌功朝夕泚筆豈特記此臺之  
重新而已乎是年九月朔朝奉郎知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兼  
江西提舉黃震記

撫州堰合樓記

混沌判而山川列元氣會而魁傑生一太極之妙流行發越於



天壤間有此停涵則有此發舒有此山川則有此人物竊歎降  
神生育及申自昔而然森不容遏迨我本朝重在科目則又  
往往應於龍頭之選有開必先形為詩謠者率亦所在而奇驗  
撫州人物甲天下故老相傳乃亦有謠曰文昌堰合狀元生曰  
龜湖衝破狀元生龜湖在州之南城縣縣今別為建昌軍歲在  
丁未龜湖水果衝破是年張君淵微廷試果第一龜湖驗則文  
昌堰之驗必矣堰在城東揚家壩家兩洲間其地正與郡李龍  
首相直迩年以來堰忽驟合應如龜湖豈伊人力也哉時兩將  
與山川出雲鴈塔先題斷於斯兆余故作危樓百尺於郡李之  
龍首俯瞰文昌名之曰堰合以應佳兆以作士氣以預為此州  
曲江宴集之所雖然造化幾年融結國家幾年涵養祖父師友  
幾年積累教訓而後得以一介士膺聖天子親擢鴻臚首唱  
繞殿雷歡四方人士想望風采下至兒童走卒亦無不

以稱此矣王沂公何人哉予何人哉咸淳八年太歲壬申十月  
丙戌朔朝奉郎知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兼江西提舉四明黃  
震記

### 趙提幹寶善堂記

始余與趙君元父同官行都嘗為余作梅溪記余固嘉其生長  
富貴而脩然有出塵之韻矣越五年余官江西元父復自行都  
走書千里屬余記所謂寶善堂者余又有以占其孝之益進為  
之敬歎不已不止如前日所見而已也蓋嚮以梅溪自名猶不  
過悅於風月之清今以寶善自名則必能造於義理之粹非篤  
信好孝日盛月新誰能至此余則謂元父此心實已發於自名  
梅溪之初有因此心之後而又加勉焉則元父之志向尤過人  
遠矣天下之理無獨必有對有善必有利人性無有不善而夫



子猶歎善人吾不得而見者利奪之耳元父以王孫公子之貴  
處絳華盛麗之地凡世俗之所謂玉粲然其前者何限而獨拳  
拳以善為宝豈非風月論交一塵不入素有以洗去富貴之習  
而能尔哉然使終於風月之清而已則拈花弄蕊飲酒賦詩殆  
亦不過流連光景之樂視沈酣富貴者雖有等差視潛心義理  
者尚猶有間也乃今真見天下之至貴至宝者皆無以加於吾  
心之善而宝之殆濂溪周子所謂塵視軒冕芥視珠玉超然獨  
立物表之意較之東平王為善最樂又將兢、保守焉則元父  
進孝之功為何如哉詩曰价人維藩大宗維翰而釋者以价為  
善蓋國之所能強者以大宗而大宗所能為國之強者以有此  
善元父大宗也以善為宝矣豈惟元父之慶實我宋無強之慶  
故悅而為之記咸淳八年冬朝奉郎知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  
兼江西提舉辛黃震記

諸君存齋書院記

日光滉漾因名之曰朝陽書院而千里走价屬余記之且  
曰吾將終樂於此尔余謂盡乎侯之為孝乎夫人心與造化而  
流通尤於其始初而興起一候蟲時鳥之應一春花秋月之新  
猶使入之意也消况日為太陽之精而朝為日出之初劃如天  
開萬象昭蘇人於斯時以且氣之方清對大明之東生天光內  
發靈臺虛明陰濁有不期而自清善念有不期而自興儻能由  
此念念而續日日而新人亦何天之間哉侯之用工於此深矣  
富貴儻來榮華飄風宜無以易此心之樂者矣然日君象也大  
昕視朝吾君方將以其明明者照天下精白承休淨除陰暄侯  
獨忘朝陽之鳴乎既承命為記復書此為勉庶幾以其昭昭使  
人昭昭而朝陽書院之名亦流光無窮也咸淳八年嘉平月朝



奉朗知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兼江西提率鄭黃震記

撫州放生亭記

我宋之得天下也以仁而維持天下於不壞不泯也亦以仁凡前代嚴刑重斂征行適戍若土木遊幸科取無藝之擾盡絕民心咸洽無所乎報每歲流虹之日必相率北向縱羽毛鱗介祝聖人壽蓋發於人心之天非有取於異端之說也撫州自天聖二年築放生亭於南湖已三百年頃歲聚士子讀書湖西山上因或易亭扁曰風雩使得游息而放生以異端事不得復至余曰若知風雩之說乎雩者禱雨之地非士之居也風乎舞雩者曾點想像之言非真有其事也縱點嘗風於斯固不以是而廢禱雨柰何今借用其名而遂以廢祝壽乎若放生而命佛者執役此即舞雩巫覡之類且使夷狄亦知尊君云尔眾乃謹請復舊余謂放生於湖可也亭於湖之北南面不可也因別泐亭扁

之南北面以便北向再拜稽首焉若夫先仁民而後及物無徒以一時羽毛鱗介飛躍為仁而必以平日耕桑隴畝無愁歎為仁是又在任宅生之寄者求其本咸淳九年正月朝奉郎知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兼江西提舉黃震記

萬載縣尉衙清心堂記

萬載縣尉衙清心堂記  
萬載縣尉衙清心堂記  
撫人也余來守撫君已官萬載未有半面雅而書郵絡繹過於平生歡豈臭味之同以余為可語者欤余既叨恩司臬將行君又貽書謂尉辭久摧前尉皆莫之居今始其之一新扁其堂曰清心願為記余於是益有以覘君之所存凡前此之書郵絡繹非世俗翕翕熱矣然六經無清心之說謂心當養之以清其說方自荀卿始其後荀勗謂省事不如清心宋璟謂清心則庶務可簡是皆惡天下事繁多欲澄其源之所自出直指政本而言之尉居百僚底自朝廷諸司若州縣凡事無不



於是乎委事之繁簡夫豈由我而欲清心以省之乎余初筮亦尉吳門事之以非理而來者紛乎如麻余雖不能清心以省之亦嘗清心以應之上惟知有皇天下惟知有百姓惟勢惟貨惟來一非所知此心既清事亦徐就條理由是知清心以省事者制命於上者也清心以應事者承命於下者也尉最卑官法當如是不知余之心亦有合於君之心否姑書所身試者以遺之君名南良戊辰進士云咸淳九年癸酉二月十五日朝奉郎知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新除江西提刑鄞黃震記

建昌軍溢溪橋記

盱江為閩廣數十州往來要衝而山水峻急類多川流之阻如龜湖渡則閩廣所道以至盱者也如溢溪渡則又由盱所道以至行郡者也龜湖舊無梁以舟為梁每風水驟至輒飄忽摧敗雖舟且不自保至若溢溪則併造舟之梁亦無之自昔州縣長

吏思所以利此者已幾年而未之能豈數亦有待歟咸淳七年武寧諭涂侯為負外丞始捐俸為倡四方臺郡助者交至甫逾年遂成龜湖石梁三百尺湖之舊為梁者舟二十有二侯又益之三十有二移置溢溪為浮梁夫然後閩廣之道於盱與夫盱之道而之行都者無一不如履平地古人輔相財成平險阻而濟不通所能配天地稱三才者侯殆庶幾焉非特徒扛輿梁歲舉政事之常者比也然自昔州縣長吏歷千百年未能卒其一而侯兼備於朞月之間豈果數云哉為民一念足以感動雷動響應遠近翕然則雖難而亦易天下事每如此於侯之津梁可類推已夫侯本負外丞濟民於津梁尚如此推此心也以往他日得其位以道濟斯民其功用又當何如哉石梁已屬省身先主雷公貳卿為記又屬余記浮梁姑述其槩如此侯名演撫州宜黃人咸淳九年二月二十四日朝奉郎知撫州軍州事新除



江西提刑鄧黃震記

撫州仁壽堂續種梅龍記

紹興十九年顯謨李侯為撫州種古梅仁壽堂偃蹇橫出世稱  
 梅龍四方至圖其狀以百越百二十有三年而余來則梅已為  
 閣蔽日者所萎僅餘根幹在余情之因擇所之夭矯非閣松  
 可萎者再植之一歲開秀發穎出駸駸將克肖侯之四世孫南  
 雄使君適僑居於撫喜前人之亦有繼也屬余記之余謂是有  
 可記者存其僅有謹終追遠之義續之新有存亡繼絕之義偃  
 蹇者名揚天矯者氣伸凡皆於人事有關於若風雨霜露不可  
 一日與地之神氣隔此又足以觀造化然又豈惟此哉造化之  
 妙不驗於假大之日而驗於絕續之幾窮冬沍寒生意幾息一  
 花初白萬宇皆春是梅為天地之仁之發見而仁為造化生生  
 不息之機國家躰天地之仁而躰民壽域凡住宅生之寄皆宜

知妙然則縱自今仁壽之堂此梅實一鑑之存焉

流詩酒巡簷索笑咸淳九年癸酉歲四月四日明准黃震記

江西提舉司撫州臨汝書院山長聽記

道原於天闡於伏羲傳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集大成於孔  
 子苟有異於孔子者皆非吾之所謂道矣戰國時楊墨嘗害此  
 道孟子闢之而道以明漢魏以降佛老嘗亂此道韓文公闢之  
 而道又明唐中世以後佛氏始改說心學以蕩此道濂洛諸儒  
 講性理之學以闢之而道益明伊川既沒講濂洛性理之學者  
 又又浸淫於佛氏心學之說晦庵先生復出而加之是正歸之  
 平實而道益大明其說雖根抵於太極實則歸宿於仁義中正  
 雖探原於陰陽性命實則躰驗於躬行踐履雖亦未嘗不主於  
 心實則欲正此心以達之天下國家之用非其他所謂即心是  
 道絕物而立於獨集實而流於虛也我理宗皇帝是以躰之從



祀以表章其學天下學士大夫是以立之書院以誦習其說斯道所係天實為之夫豈人力之所能與於此哉臨汝之有書院初於淳祐九年實江西提率馮公去疾為之倡書院之有勅額賜於咸淳七年實吏部侍郎曾公淵子為之請是年勅額既頒始朔山長實提率今殿講李公雷奮為之選辟四明黃君翔龍實始膺是選震時為撫州實始建之聽事君因屬余為之記震謂聽事之始末不足記之君之所職為其重則有不容不記者故書晦庵之所以是正理考之所以表章今皇上之所以賜額建官者使君盡心焉斯道之第第相續以明端於此乎有賴罔俾多士復流於虛以自異吾孔子云咸淳九年癸酉歲正月吉日朝奉郎知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兼江西提率黃震謹記

撫州臨川縣主學廳記

事州有學縣亦莫不有學朝廷之所以教育多士者備矣蓋有司成博士官州有教授又有增教縣各朔之主率朝廷之所以作成多士者愈詳矣然天下之事莫不以久而盛亦莫不以盛而壞國事自積分出官而士以爭名壞州縣學自職事給俸而士以爭利壞縣學之歲入能幾自添主學官又與職事爭利相方入廩已空弟子負終歲無養絃誦之聲遂絕而縣學為尤壞士往往以此竊歎余所至亦往往實見其然及來撫州始見臨川王學鄱陽胡君繼張獨能絕其所謂利者而惟職之振旬有課月有試講明義理躬行身率遠近莫不聞風而至絃誦之聲琅然嗚呼為主學官者不當如是乎朝廷所以朔主學者意不在是乎余敬而愛之故為置聽事君命為記余故為書其事使世之為主學者皆知所效法且明天下無不弊之法而興之者人咸淳九年癸酉歲六月吉日朝奉郎知撫州江



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節制軍馬黃震記

撫州放生亭記

我宋之得天下也以仁而維持天下於不壞不泯也亦以仁凡前代嚴刑重斂征行適戍若土木遊幸科取無藝之擾盡絕民心感治無所乎報每歲流虹之日必相率北向縱羽毛鱗介祝聖人壽蓋發於人心之天非有取於異端之說也撫州自天聖二年築放生亭於南湖已三百年頃歲聚士子讀書湖西山上因或易亭扁曰風雲使得游息而放生以異端事不得復至余曰若知風雲之說乎雲者禱雨之地非士之居也風乎舞雲者曾點想像之言非真有其事也縱點嘗風於斯固不以是而廢禱雨奈何今借用其名而遂以廢祝壽乎若放生而命佛者孰役此即舞雲巫覡之類且使夷狄亦知尊君云爾衆乃謹請復舊余謂放生於湖可也亭於湖之北南面不可也因別

亭湖之南北面以便北向再拜稽首焉若夫先仁民而後及物無徒以一時羽毛鱗介飛躍為仁而必以平日耕桑隴畝無愁歎為仁是又在住宅生之寄者求其本咸淳九年正月朝奉郎知撫州兼江西提舉黃震記

撫州修造總記

開闢至於今日鴻荒化而文明夫豈一日一人之力而能爾哉仰經始之艱難慨繼承之不易苟有一日之責宜何如其盡心矣余來撫州幸承繆侯修城郭一新因續修子城三門再建鼓角樓自是於學校則再建櫺星門修四齋修講堂若門廡荆堰合樓置兩教授聽山長廳於貢院則再建東廊九間增東北廊十五間堂後過廊三間後堂之後新軒亦三間於公宇則再建放生亭縣丞廳修尉衙給材石祠主學廳增和糴倉於軍營則建廂禁軍屋五百三間馬步軍三千二間修小教場射亭於亭



觀則重疑峴臺春草亭修愛梅亭拙齋臨川園畫金玉臺凡  
南湖亭於橋道則修崇仁石橋一臨川木橋二十三湖黃塘  
渡東西亭修東路歌頌者於水利則修臨川南湖述陂復宜黃  
陂樂陂復崇仁永豐陂萬金陂浚縣市四十年已堙之圳通二  
陂咽喉凡豪黠侵陂者復其舊其餘工役尚多力凋未能及已  
叨除司臬姑誌端緒俟來者繼若夫事會無窮根本當護又有  
大於一日必首者噫嘻念之咸淳九年春朝奉郎知撫州新除  
江西提刑黃震記

李氏天理堂記

撫州李君朋作別墅鳳池之上謂其閣曰人閣謂其堂曰天理  
堂始余聞而疑焉蓋撫有先儒陸象山嘗言人生堂堂天地間  
不待他求此人之說所從來也至於天理之說則象山以為非  
謂理不專屬於天人與天一也君今以人名閣而復以天

取其一而違其一何耶及君既求上饒徐人  
求余記其堂則謂人事之盡即天理所存世亦有人  
而天理之感應不可曉如顏蹠之夭壽如原憲慶封之  
富貴雖聖賢莫知其所以然故理窮而後可以歸之數人力盡  
而後可以責之天終不可以其或然之數而不盡吾當然之理  
此則名堂之意而願有以發之余讀其來書然後知合人與天  
理而言皆君自得之說而本非有關於象山之說也然聞人之  
所得於天以為人者理也人事之既盡而感應之不可必者數  
也理者君子之所安行數者非君子之所與知古之君子修其  
在我本非責報於天顏子雖天原憲雖貧從容乎天理之常去  
之萬世有餘祭盜蹠雖壽慶封雖富顛倒於物慾之私在當時  
已狗彘不啻如以數言孰得孰失是天下亦無理外之數故君  
子之孝惟知有理而已是理也惟孟子見之明而守之剛故曰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又曰仁者人也又曰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孟子之所以卓然為大丈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亦惟知有天之理而數非其所問焉尔而今而後燕居乎天理之堂而深味乎孟子之言則君此心豈不休哉咸淳九年癸酉六月吉日鄞人黃震記

### 清源隱居記

余谿何君力孝而未遇於世取沒世而名不稱築室清源內為十景以讀書其間曰志堂期隱居以求其志也曰敬室期以敬為入德之門而暗室屋漏不欺也曰玉淵期修身見於世如玉之潤于淵也曰玲瓏窻期通徹義理曰自在天期不作聰明凡所以寓其敬戒自立者已無不備乃為梅邊為竹外以寓目品物之生為默察為達觀以潛心造化之妙又為清隱吟所于以

於吟風弄月之清十景之勝而題賦咏既盡常人鴻筆其外曰清源隱居而屬余記其詳余聞士之隱顯無異道而行藏安於所遇故不當必於顯亦不當必於隱世固有無其際而鑽非其途而趨炙手權門之無益回首田園之已蕪此必於顯者之事固君之所不屑也亦有泉石膏肓煙霞痼疾極意園林以自快忍貧聞閭於不恤此必於隱者之事亦豈君之所肯為也惟夫修其在我聽其在天譬之蛟龍蟄藏于淵一旦風雷變化潤澤天下有不知其然而然此則君之事而斯隱也乃所以為顯凡所以寓其敬戒自立者既得之矣若夫花竹蕭疎亭院紆餘把酒賦詩聊以自娛此不過夷猶目前爾今君之所吟乃至二千首豈真甘於隱者哉余故願君之反其本也咸淳九年癸酉六月鄞人黃震記

### 饒州重修城記



設險所以固國重門所以待暴設為城郭之守蓋自昔有邦有  
上者急先務況邊遽未寧之日乎然城圯不修所在相望何也  
事固莫城郭之為急費亦莫城郭之為大自端平開邊調度日  
煩州郡往往多煎熬雖一公宇之微有力不能葺者而暇城郭  
之及哉鄱陽古名城其南枕江而波濤日啗之其北依山而樵  
牧日踐之嘉定七年史侯定之始修築一新是時邊釁未開郡  
有餘力其修築見謂堅緻去之三十年猶不免圯闕而故丞相  
徽國程公為郡時再修則力又有弗前日若者矣況又去之三  
十年其壞豈不益甚其修豈不益難耶咸淳辛未余友孫侯自  
吏部出為守以實心行實政凡事靡不從厚獨念城之不容不  
修而費之無所從出也於是明其賦役而財之隱落者出節其  
用度而財之滲漏者窒銖積寸累踰歲乃就鳩工於壬申臘月  
之某日竣事於癸酉閏月之某日所修凡十二里計二千三百

內已圯而新築者四百七十五丈女其再築者二百四十  
丈役工二萬一千九百八十有七用錢五十萬用楮幣八萬  
二千五百有奇繡衣使中齊孟侯助之者一萬二千用米七百  
五十六碩有奇孟侯助之者四十碩俄而湖水驟漲如東塔寺  
之閘口如東邊之閘口如西潭門之閘口如英烈廟側之暗溝  
皆苦侵淫侯又為之結洞門增女其再築以捍水患者凡六十  
丈其工費又不預焉嗚呼人方困於力之不足而侯獨為之有  
餘裕出方患於文之相欺而侯獨為之皆確實豈特其才其志  
為不可及其賢於人又何如哉然侯之賢於人不惟此也易六  
畫而為乾一陰生其下即為剝畫六斷而為坤一陽生其下即  
為復天下事皆當於其下焉加意爾始史侯之為是城也為趾  
用磚繼兩其幅今侯之再為此城也其趾用磚至八其幅侯之  
政先厚下推此可以類見余於侯之為城得為政法併書與世



之分牧者共之他如磬石為李堤餘一百丈設舟為浮梁又四  
十艘工役尚多此不勝書侯各兩炎 紹興人致成今以侍左  
召咸淳九年閏六月吉日朝奉郎北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黃  
震記

奉真道院記

松陽縣東可三十里有勝境焉前西山後龜泉左象湖右卯岡  
林泉深窈殆不類人間世建炎間有留心寧者居之樂山水之  
可人而嫌心迹之未稱也捐其居為道寮生子僅一人曰巨濟  
就令為道士改道寮為奉真道院去之五世有留仁卿者生子  
亦僅一人曰嗣興又今為道士再生所謂奉真道院相望百五  
十年異世而相符遠近誰謂此留公寧父子後身也施財而樂  
助者紛至租之始以石計者增而至百屋之始於因舊者飾而  
大備月攝風檻秀出雲霄晨鐘夕磬響振山谷凡所以奉真之

具已無不備乃介鄉貢進士葉君龍走价數百里屬余為之  
記余惟父子人所親也而舍之田廬人所愛也而捐之凡以



奉真故也留氏世之於奉

真也切矣然則可不考其所謂真者乎蓋古無真之稱至莊列始創真人之名列之於聖人之上而實未始有其人也秦至相龍始自號真人人固不謂其然唐謂孫思邈為真人要不過以方術稱亦未悉其於聖人何如也人出世未見其所謂真而相也指天入以為真曰真仙曰真君曰真宰總而言之曰上真凡今之所奉者此真也然則可不思其真之為義乎真者無妄之名而誠之謂也誠者天之道而至誠者謂之如神此真之名所

得而天神之列道得以真稱也然則奉之者其容有不真乎一言必信一行必謹一念慮必實上真昭昭對越無媿斯其為真真莫不出吾之天真而已必如是而後可以稱山水之清奇可以答遠近之響應可以綿香火於千萬年而無窮余言背真山靈川后必有聞吾言而感動者咸淳九年癸酉十一月郵人黃震記

怡如堂記

余友吾子雲處其弟甚和作一堂日相團樂其間名之曰怡如而俾余誌其意蓋欲朝夕觀省使怡怡之樂久而弗失也余謂此以聖人之訓維持本心之良目擊斯存無動弗契尚何余言之待哉然余與子雲友也講明聖訓以相切磋正友朋之責其敢無說告善聞怡如之愛原於父母之天而鮮不移於妻妾外人之惑怡之為言悅樂也人生而幼釋父母並列之膝下均



氣同躰歡然為一故善事父母者其色謂之怡愉其聲謂之怡  
聲由其父母之愛而流行於兄弟之間則怡怡其如自然而  
所謂原於父母之天者也苟其天也孰得而渝自妻子之言日  
入則非天矣自日與少年者誦誦笑語遊戲征逐則非天矣一  
間言之行一異好之奪天者或不免有時而渝矣然則可不反  
觀而痛省之乎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流  
此言兄弟之天不渝而後妻子之樂愈洽或人雖密而天者反  
疎良心一動將感然而不自安矣奈何以妻子之私言而渝吾  
之天耶又曰春鵲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歎此言  
平居相悅似不如交游之親急難相救終不如兄弟之切友  
觀省良心將有不期而自復矣奈何以少年征逐而渝吾之天  
耶子雲兄弟誠能三復於此詩天者安得而渝而其樂豈可量  
耶雖然未也詩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渝此

言各盡其在我而無責其在彼也兄或不友弟自不可以不友  
弟或不恭兄自不可以不友苟能此道矣雖睽必合雖失必還  
此則全其天之要者昔橫渠先生嘗釋斯干之詩以式相好矣  
無相猶矣為但知相愛母相效尤其旨深矣子雲兄弟怡怡之  
好方都而余友朋切切惇惇之義不敢不盡且子雲嘗從余讀  
詩故書以遺之且使世之為兄弟者共聞之咸淳九年癸酉臘  
月鄞人黃震記

餘姚縣重修學記

咸淳九年冬金華趙侯為餘姚宰修泮宮成明年春走書屬震  
曰教化治道之大原庠序教化之先務故董仲舒謂守令為民  
師帥我朝立法守令亦無不以學事繫銜學校非守令之責而  
誰責世降以來為令者苦財賦學事往往不暇省朝廷為別設  
官以主之令益得以諉其責事反益日以壞如吾邑孝廩歲



叔五百石有奇公府至不舉煙學官至老且厭吾為此懼亟紀  
而身任其事望蠹節費捐俸以倡孝官前序諸生繼捐廩給以  
助乃新禮殿增之攔楮乃改兩序以便出入而繪從祀於夾齋  
使免喧褻若儀門若講堂若齋廡下至庖湔垣墉壹是咸新先  
賢祠昔之散處者今亦創一堂於東序而合之規模顯設氣象  
宏大匪惟修舊殆且增飭今而後將與二三子曰講習於斯願  
子有以發其意震惟邑之以餘姚名以其為帝舜舊地也設孝  
校以教人自帝舜命契為司徒始也舜之教人也使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之所以異於禽獸  
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家之所以和國之所以治皆不越此五  
者今之學古之學也今之教即古之教也今之不古若者何也  
古無利祿之誘今利祿誘之也然利祿何足以誘我也人之  
達制於天而利祿之有無繫於命不以求而得不以不求而

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敬即夫婦即  
長幼即朋友而各盡其所當然者于以從容乎義理之常而安  
行吾乎生之素苟能此道而大者立矣則課試可也科率可也  
亦帝舜敷納以言之遺意未害其為教也雖今猶古也否則真  
謂利祿可以求而得真謂讀書可為鈎致利祿之具疲其神於  
破碎之學窮其力於聲病之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  
之大倫反不知實踐而無愧則雖游於斯息於斯弦誦於斯口  
談義理皆非其實亦胡取乎孝校之教舜之所以始為虞庠者  
豈若是其然也侯今興孝於舜之鄉亦惟以舜命司徒之教人  
者教人人各以舜之所以教人者自勉曰舜何人哉予何人哉  
則旂鸞矣止于魯僖有光矣侯再書來曰是也願因以為記遂  
書以遺之侯各崇蘭其政稱是邑人併祠之孝必有紀其詳者  
云是年三月十日朝奉郎主管華州雲臺觀黃震記



相山會靈四仙祠記

咸淳七年辛未歲余方救荒撫州適歲又旱吏以舊所禱者告則皆滯祀也余曰有是哉改而禱于社稷若境內各山大川之神雨幸輒應然猶未洽惟郡之西南山余望之雲日日興雨常暗其一方僉謂此相山四仙之靈也旱劇則迎以至余用其言雨均千里明年旱又明年旱禱而雨亦如之每念一履巖巖之上為吾民謝神休未能也一日住山道士羅端英謁余為四仙祠記余惟四仙之靈昭昭也余在撫三年實身被其靈應何辛託名以寄謝恍然聞世之稱仙者謂乘彼白雲至于帝鄉蓋超然於清都紫府鈞天廣樂之居豈常常於此山哉將遺跡固山靈之所呵護耶否則神靈將無往而不在耶又否則今所謂四仙者即山川造化之神耶粵自天開地闢而山川疏列雲興霞吐而民物阜生凡皆山川之神之為傳所謂鬼神者造化之迹

禮所謂有功於民則祀之者也相山在撫州其高二十有里其周三百有八十里秀矗半天巍絕四望於境內為最鉅鎮其神明之所居真造化之所寓今所謂四仙者即造化之神之憑歟我先皇帝理宗詔封四仙真人有曰爾雖超出絕俗而未嘗無愛人利物之心嘻其有見於山川之神之合者矣四仙梅仙福祿仙巴皆漢人鄧仙思瓘葉仙法善皆唐人其始封以紹定四年之九月其加封以端平元年之二月凡皆見於前人之述備矣惟四仙竊意非有外於山川之神靈異竊意非有外於造化之跡此則余所願言使撫之人士繼自今常一其心之所嚮者也初祠在山半禱輒風雷守祠者恐而遷之山絕頂晨香夕燈登陟亦良苦世猶以其有百姓秋報之微利動思棄而取之星冠鶴鬢之瀛寰未得寧厥居余觀古者典祠山川世世不易如姜氏之於四嶽自五帝至三伐猶存無他誠積之久則神應



之速也。或併書之以告後之長民者。庶幾為吾民常主張。是謹記。

虛白觀記

咸淳十年甲戌歲。廼九月甲戌朔。奉化縣虛白觀住山道士吳葆真。介禮部正奏名林君心源。父厲。余記修繕云。觀始於唐葉天師。天師日講度人。經有旣眉。菽校者。日至聽講。察之鎮亭山龍王也。因告以境內民渴。水盍救諸。是夕平地忽清。渠開。民用均濟。至今號仙師。渠此觀所不容不修而葆真所尽心者。宜書。余曰。審如是。固宜書。雖然未也。若知觀所以名虛白。欤。乃祖有言。虛室生白。此言虛宥內融。一塵不染。固道家清淨之初說也。法術靈驗。近昉漢唐。與其于靈異。孰若于虛白。為宜書。雖然猶未也。虛白于心言也。心具衆理。理貫萬事。古之正其心者。正其明。其理推以濟人利物。若徒虛白自潔。世將安仰。亦必請經果。

人將水果可濟。擬以虛白為本。以惠利為用。合二者始宜。林石曰。然其書之。故乃歌以書之。曰。觀始開元。唐末中廢。元後興。紹興善。定真。申吳師。葆真撤而老。臺壹是。又新中。崇三清。旁祠東嶽。外及三門。如天化落。其何能然。刻苦公勤。費財悉捐。細大必親。然所謂道匪徒輪奐。虛白昭揭。仙渠輸灌。亂曰。遠蹤爾祖。虛而白。兮。近則仙師。濟而傳。兮。於萬斯年。是即觀之丹。牘兮。

寶慶院新建觀音殿記

青林山寶慶院。創自開禧丙寅。詎今德祐改元。已七十年中。更迭參政。媿樓公題其額。中書厚齋王公記其事。九所以恢張藻飾之者。已極名勝之選。他不俟贅辭矣。主僧曇華。新造觀音殿。成介進士虞君。身父復請余為之記。是豈可已而不已者哉。蓋聞佛民以寂滅為教。九吾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身。與吾父母



妻子君臣上下之倫及吾耕食鑿飲生產作業九所藉以資生之具盡欲屏絕之故樹下不敢三宿恐成恩愛惟行道乞食以畢餘生一般涅槃了無所有此寂滅之說也後之為佛者不能盡然仍奉養以愛色身仍春聚以伐骨肉仍頭首綱維以效君臣上下仍田以食仍室以居視世俗殆無以異甚者視世俗反加侈大往往與寂滅之說正相背馳故人或得而議其後惟觀音之在佛氏號稱大慈大悲水旱必於此禱疾痛必於此告凡有求而不獲者必於此依歸名以靈感人年改議故僧廬佛屋于窻萬宇必待觀音殿成然後稱大備蓋今佛氏之號召人心莫切於觀音矣然感人必以其身修身必以其實其或迹自迹心自心崇飾自崇飾作為自作為觀音自觀音而我自我則觀音於我何有哉是必真不殺真不貪真不嗔真不作諸惡其能大慈大悲如觀音以勸里之人皆不殺皆不貪皆不嗔皆不作

皆能大慈大悲如觀音則觀音不在觀音而在我不在我而在衆善入之心譬之一水一眼一月一月千水千眼千日千月處處應現無非觀音豈必真珠纓絡像設於淨瓶岩石之間者為觀音夫然後水旱禱必應痛苦祝必瘳凡有求者求必獲是信乎其靈感是信乎足為佛氏解後議是信乎可無負今日建觀音殿之初意雖然亦豈待他求而可哉慈悲即吾心一念之仁在反求而廣充之爾德祐改元年正月十三日

潺浦廟記

古者之制尊天而親地夫惟尊天故惟天子得以祀之夫惟親地故自天子至諸侯至卿大夫之有采邑至民庶之為閭里者無不得祀之地者生財土者吐萬物民人朝夕之所親見終身之所賴以生活故春祈秋報惟社為親古者祠以壇則謂之里社今者祠以屋則謂之社廟其為社一也且豈惟一里之中有



社雖一家之中亦有社古祭中雷今祭土地是也是以凡荒陬  
野町之中古木樛枝之下雖獨屋叢然香炷冷絕而其制則源  
於先王本於典禮關於民命大矣後世淫祠崛興威福恐動凡  
兒女其識而公侯其躬者徃徃代之張皇為之陳請封典朝下  
儀物夕備廟貌赫奕金碧交輝世俗以此而下視社廟不啻樓  
臺將相家之於窮簷處士其勢之相絕亦甚矣然自有識者觀  
之果孰是孰非耶一佛法入中國民俗之所傾信社廟多借重  
而附入之崇飾張大各極其力之所至理之正雖無外假而勢  
之弱賴以少支慈溪縣潺浦廟里社也里人徐氏世好善世主  
張此廟從而增之佛屋因民心之所傾信而順導之棟宇翬飛  
間巷輻湊幾與世之所謂寺院埒而淫祠不敢爭衡焉顧不壯  
哉而出未有發其義者余友虞君亨父屬余為記因書其說以  
授之繼自今里之人以里社為親且正而主之歟余罔敢知以



具已無不備乃介鄉貢進士葉君龍走价數百里屬余為之祀  
余惟父子人所親也而舍之田廬人所愛也而捐之凡以奉真  
故也留氏世世於奉真也切矣然則可不考其所謂真者乎蓋  
古無真之称至莊列始創真人之名列之於聖人之上而實未  
始有其人也秦至祖龍始自號真人人固不謂其然唐謂孫思  
邈為真人要不過以方術稱亦未悉其於聖人何如也人世未  
見其所謂真而相與指天人以為真曰真仙曰真君曰真宰總  
而言之曰上真凡今之所奉者此真也然則可不思其真之為  
義乎真者無妄之名而誠之謂也誠者天之道而至誠者謂之  
如神此真之名所從佛氏為尊其盛而主之歟余罔敢知以佛  
說之絕惡修善滋里社之祐民育物而合之一歟余亦罔敢知  
徐氏主張是必有見於是者幸以告里之人而懌焉若余氏之  
捐財助建代不乏人請各刻之碑之陰庶幾與之無窮亦庶幾



繼之者亦與之無窮德祐改元正月十三日

八十九卷原無文字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八十八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九十

序

潤洋講義序

夫子之言渾涵不露至孟子而後發為雄辨為揚墨也濂洛諸  
儒文亦甚簡至朱子而後辨折無遺為禪學也不然聖賢之學  
修身行己推以仁民愛物而止耳果言語文字云乎哉而學者  
不察也或襲而演焉或起而角焉或竊取以鉤名利焉三者之  
趣雖不同大要皆不過汨於言語文字之弊而吾朱子之望後  
世者孤矣余友潘君叔良分教京口講說其賤也學本朱子特  
出新意蓋於躡認有自得者今而後踐之身施之人吾徒尚皆  
勉之哉

三省齋序

學之不講久矣非不講也講之過也高談性命揣摩圖象而孔



門切已之實用則弗思焉曾是謂善學者乎牟氏子德範年少而識老學博而文粹家藏書二萬卷日孜孜其間而獨取曾子之說以日三省名其齊既得之矣又俾余為之說余謂此義既然何說之持顧力行何如耳然天運不息人心易怠力行亦豈易能者哉曾子曰邊豆之事則有司存謂專心於所當務也又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謂自任之勇也夫其以弘毅為之本而不以邊豆之類分其志此殆曾子所能日三省而吾徒當勉之

姜山族譜序

千枝一本耳萬派一源耳林林總總者徧天下其初皆一人之身耳然木有榦水有脉次第之來可尋也人之序烏乎壽曰在古有小宗大宗在後世以名字為行耳余宗人秀發一日謂余曰我祖太傅公唐末持節鄉郡聚族姜山世以一字加名之上若下以志別無紊者自從祖德器甫初以父命後其兄已而兄有子皆以初族或謂其嘗穆也不以與昭齒自是名字皆出而不復各於其行雖欲如程氏春祭祖先之禮自始祖而下其而上合祭之昭穆尊卑其將焉考乃圖為譜使各雖不以行別而行則可以圖別焉余謂此篤倫理之大者敬述其語序其所圖之意云

贈台州薛大丞序

天下之伎術皆為民生靈惟醫為有益故世或以儒醫並稱尊之也然使一墮於伎術之習則儒亦羞季伍余淳祐丁未來天台明年識其名醫薛君見其持心厚處事詳於鄉黨稱善不稱惡術雖醫而習則儒矣諸子之彬彬而儒也亦宜哉余故喜而為之祝曰君善醫人君之子且持君之心以醫國矣

拙逸軒序

濂溪先生作拙賦慨然有使天下還淳返朴之意金壇劉君直



儒持擬其一語自名其軒曰拙逸愚謂此潛藏所以為發達  
龍在淵象也一旦雷雨作解如周子以洗冤澤物為已任雖僻  
遠無所憚勞矣直儒終得逸乎哉

袁餉管坊雅序

爾雅注蟲魚識者嘗卑之象頤袁君子龍取凡蟲魚有得於五  
常之性者類之為書使人隨物自肖用以防範人心名之曰坊  
雅嗚呼出乃有若是之類蟲魚書者耶世之為類書者鮮不以  
玩物蠱人心令乃一變之為人心計耶化沙礫為南金即梯稗  
示道妙卓乎哉袁君坊雅之作也雖然天生萬物人為最靈範  
園天地曲成萬物皆人心之為也反質物以防妨人惟其靈愚  
慮易擾而物引之五性之能存者蓋真物惟不靈其性頤一苟  
有得焉終其身由之而不變入之或反愧於物者特繫於此人  
之所當因以自省者宜亦莫切於此人心虛靈一念內覺萬物

皆備於我矣詩不云乎夫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  
德坊雅庶幾乎大雅之一助

餘姚縣鄉飲序

孔子稱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蓋自古者井田以養之庠  
序以教之衣食既足漸摩有素一旦示之以齒序揖遜故孝弟  
之心有不期而自生後世言政而不及禮者固無望或好禮矣  
儻不自政始則亦類墮於空文餘姚固名邑然已積二十年今  
無得善解則其施於民者可知矣雖有古人之禮在庸得而講  
諸三山陳侯維嘉始剔舊蠹而一新之休聲善聞日盛月新  
三年政成乃行鄉飲禮少長雍雍觀者悅服蓋必如陳侯之政  
而後禮可行焉耳推此也以往所謂王道之易易者其將庶幾

送陳山長赴紫陽書院序



古之所謂治者導迪天理民彝使各歸於理而已自後世以簿  
書期會為治典教之責獨歸奉校之官至三舍法行奉校又一  
變為程文利祿之地雖賤教者亦言不暇及於理所謂天理民  
彝如一髮引千鈞之寄獨賴諸儒之書院在耳桐川陳君粹德  
篤行君子也出而長紫陽書院合因書中心之隱惻以告之然  
紫陽夫子之言發諸生多自剛毅入願君之益勉之也咸淳五  
年四月十二日後學黃震

約梅叢妙集序

山陰蔚上人好彈琴賦詩自扁其居曰約梅一時士大夫多題  
詠之上人又撫其膾炙人口者為叢妙集以求序於余余謂首  
哉約梅之稱乎一太極之流行無往不復方冬之窮生意幾絕  
一花初白天地皆春此生不生不息之呈露而梅之謂也上人願  
興之何約乎夫上人佛者也佛不言生生而言往生上人宜念  
念西方與蓮為約者而暇與梅約乎豈往生者未可知而生生  
者不可欺乎上人能與梅約必其有得於此者故為之序咸淳  
庚午立冬日慈溪黃震

訓族編序

蕭山邑之不可為幾年矣番易胡君文伯為之未數月名實已  
孚於上下豈無以為之本而能爾哉君本姓朱嘗歸而喪其生  
母廬墓三年因日聚朱之子弟訓飭之久而成編其目凡三由  
父母而兄弟而宗族各先之以聖人之明訓次之以古人之懿  
行而復終之以有司不可犯之成法讀者竦然或疑其太嚴不  
知君由朱而後於胡既不得終其所性之天廬墓而訓其族又  
適處號痛罔極之地故其言哀苦懇切不極不止此正其本心  
之發見而誠之謂也夫惟其誠也則以其修之身者行之家  
其行之家者施之政居未數月名實已孚非有本而能爾耶縣



佐三山李君吉德參會復請君此編將錢之粹以惠邑之人而  
囑余言為序余謂此君以自教者也顧何言之待而亦竊有願  
言者孔門之教人諄諄然惟以孝弟為本自利欲之侵蝕天理  
之易昏孟子不得已始出而言性言天周子又極而言陰陽造  
化之原皆揭之以正性之所從來使人超然獨立於萬物之表  
利欲不得昏以充廣此性之孝弟達之天下為仁爾近世士大  
夫乃非性命不言甚至疾有子言孝弟為支離嗜亦其矣乃今  
以孝弟訓人復助見於胡君豈惟民俗賴之士大夫之風俗其  
亦將庶矣乎咸淳六年十月望

贈張帥幹序

咸淳庚午秋余護試紹興府與番易張若鳳首入院虛堂夜永  
相與劇談見其講學必主於明理論政必先於澤物知其有得  
於是者相好也及其將行也求贈言余謂余所欲言者子既盡

善之矣余又何言然士大夫非聖君講求之難而取利  
害之為難若鳳少年擢高科今垂二十年猶  
不以嬰其心而守是益確進是益勇養  
宏於古人乎何遜

送無州

子入太學何如哉朕以四海之美近天子之光相與游泳感發其  
間斷異日為天下國家用士之入太學其不甚盛乎或顧太學  
一也而古今之變則不同蓋

家有塾黨有庠積而至游天子之學涵養益至  
德業之大成此三代之太學也承秦絕學之後

晚出無所取正立之學而置之師此西漢之太

尼以匹夫養一千士始設飲食為養

考德問業之實漸以衰此東漢以後之太學也謂保桑梓者



於鄉游庠序者舉於學而併指游學為

進之路此唐之大學也盡復古道取湖學之法

使士各務實用一毫利祿不以雜之此 本朝

學也立學規以禁切其公議設舍法而誘啖以

此蔡京當國時大學也破舍法之委所以開捷徑

姓名之虛偽以示寬恩此鄭清之當國時大學也

學一也古今之變乃如此然士之自立者詎容

今而異哉咸淳七年撫州之士入太學者士

行也酌之酒而贈之言其必毅然以古

負 聖天子教養之意焉是年十月二日

陳藏一後集序

陳藏一撫人也以詩文遭際 先皇帝獲事 令東宮

今上踐祚一日遷藏一四官執法者持不歸老故鄉忽朝

又過余謂前集已得西山

二大老為序此後集也幸續序之余謂序何待

藏一之出處二大老所不及見者恐不容不一言

昔司馬相如以文得幸漢天子今之藏一昔之相如

相如作大人等賦徒侈上心藏一在 上前則

惴小心相如誇耀其鄉至使縣令負弩前驅藏

余撫州退然一布衣口不復道前日事其賢於

又何如哉然相如富貴窮當時聲名昭後世藏一

今日幾類流洛不偶者此足彰吾 聖天子盛德

公法掩私恩也藏一怡然自得其所亦有見於是

雖然視孟浩然亦未為不遇矣咸淳七年十一

隨隱詩集序

陳藏一以詩文際遇 先皇帝事 今



龍輝然及歸老故鄉依然一布衣余嘗  
其人之賢過相如遠矣藏一有子克紹

隱亦以詩來求余為序余謂此騷壇世將也舉旗助噪余何敢  
後特未知隨隱之號何如耳夫詩固隱者事也然昔魏閑之繼  
魏野父子皆以清吟名世其視權勢若將浼焉謂之曰隱可也  
隨隱君方以父任祿仕宮庭間奈何遽號隨隱豈用月正其素  
習得仕非其得已姑託此以自明其心耶余觀寶晉米氏亦父  
子世承恩而片言隻字流布人間至今如九鼎大呂愈久愈  
珍世未嘗以其非郊島之寒落而少之也然則詩固隱者事也  
亦非必其身隱而後其詩顯也米氏高風逸韻必有出於際遇  
之外者矣隨隱於米氏則元暉之比也黃山谷嘗得元暉即何  
之元暉竟以為序竟以字行隨隱詩集改號次暉如何雖余非  
山谷耳

晦庵與江玉汝往復帖序

關君言季在官言政自吾夫子與門弟子答問已然矣乾溥之  
盛晦庵先生與南軒東萊書問往復固亦無不然凡門人爭先  
生於武夷山中者片言隻字一皆講學而不及政所居之勢然  
也自是彙集類聚積而汗牛充棟至今流布於天下者無非言  
理之書不善言者遂或流而為空言矣不知古之正心誠意者  
正將推之治國平天下言語文字云乎哉玉汝江公字永興特  
先生方守南康郵筒絡繹往往請政必欲相與救疾苦而略  
之蘇息之域然則江公之所與往復者在官之書而季之見於  
用者也其於門人之與往復者居官居閑之書兼有之居則言季出  
也南軒東萊之與往復者居官居閑之書兼有之居則言季出  
則言政者也先生以千載之道統為任不以一時之遇合為意  
出仕五十年居官纔五考世不患不見其明理之書患不見其



論政之書耳江公之歿先生誌之故嘗深嗟痛惜恨公之孝未  
得及見於用而凡所用之見於書者世猶未之見也公之孫某  
咸淳七年治克類无生与公一往一復之書聚為巨編知前人  
之心補孝者之缺公之家可謂世有人矣書成明年因鄱陽胡  
繼張以其書來屬余紀其篇首替為言其所見如此

韓載叔障東集序

余戊辰省闈得令潮陽尉韓君閔佳士而未識也任中官江汪  
又獲与茶盞司幹辦公事韓君同官即潮陽尉之親兄一門之  
秀如此豈無所自來哉一日君出示所謂障東集寶延翁載叔  
甫建讀于邑決水勢於巽流一邑利之其為利者害之幾陷虎  
口而載叔奮不顧曰吾以利衆也而載叔終其身不遇然自今  
觀之韓君兄弟名孝問如春方津果孰為之本而能爾哉乃  
知用心於利衆者天之所報必豐此非可以旦夕觀也天下事  
大於一邑之水者多矣君之兄弟他日持逆翁之心以爭之所  
利當益多而障東集斯有光

文鑑注釋序

文辭不待注釋也所待注釋者人名地理若草木蟲魚非所通  
識者耳世之注文選注杜詩註蘇黃其片言隻字偶与古合率  
穿鑿傳會若謂古人必無有然後為文何哉楚詞舊注或未免  
此一經朱文公疏其字義之難通而發其旨意之攸歸至今讀  
者如揭日月我朝五星聚奎諸儒輩出文章雄視千古東萊呂  
公承認哀選為文鑑浩如淵海未有為之注釋惠陽史君師公  
始助為之一用文公楚詞之法凡國朝之典故諸賢之出處世  
道之升降亦無不瞭然於其間遂輔成我宋一代全書嗚呼其  
傳之不朽矣咸淳九年正月

讀詩私記序



詩自禱宏作小序諸儒往往憑之以說詩隨其所發理趣雖精而詩之所以作則世遠未必知其果然否也王雪山鄭夾際始各捨序而言詩朱晦庵因夾際而酌以人情天理之自然而折衷之所以開示後學者已明且要東萊呂氏讀詩時嘗雜記諸儒之舊說未及成書公已下世學者以其與晦庵之說異而與舊傳之諸說同也或莫適從臨川章君叔平因兩家之異參諸說之詳斷以已見各以私記無一語隨人之後其用工之精勤與謙虛不敢自信之意果何如哉予得而讀之三嘆不為去手方欲從之而請則已拜子祠之命東歸矣姑志篇篇而歸之尚俟後會云成淳癸酉閏六月

欽德載閑道集序

佛老之害極矣余戊辰輪對嘗力以告於上退而欲集一書以證之同志者未能也若溪欽君德載忽寄示余閑道集正余所

欲集讀之三太息因附致其區區焉天人莫大於天地父母之恩乃忍於一切謹絕之而反信邪說之無以為有豈無人心哉特休於死生之變耳彼知人之所畏者死也故預為無常之說以撼搖之謂天地為幻化謂父母為冤債謂凡所生生無非火宅甚至疾視其身為仇讎而愚者既信之矣彼又知其說之繆於理也又肆為反常之說以掃除之謂善惡為無二謂修享為不可謂即心是佛萬法皆空甚至疾視天下之正理為障礙而高虛者反復信之於是胥天下皆邪說士大夫係民觀瞻者無不助其虐而甚其禍雖講明儒學者亦或陰移於其說而不自知如飲狂泉之國矣然原其邪說之得行皆始於人心之畏死不知有生而有死所以生生而不窮此即寒暑陰陽之代謝此即草木榮華之開落何怪之有而欲求免何法可免而為其所愚世豈有信其說而果不生不死者哉區區之見欲證於同志



者如此未知果然否若夫爲其徒者本皆吾赤子九其居處衣食無非吾聖人者徒以口舌自異吾聖人正如不沾聖化弄兵潢池耳死生之理明邪說不得行世豈復有從叛者哉咸淳癸酉十二月黃震序

送道士宋茗舍歸江西序

道士宋從璟生江西山水窟復東游會稽羅取四明天台之勝及以彈琴賦詩而歸隱所謂茗舍者乎問天下名山大川皆君之居何必茗舍哉谷謂茗舍實從璟所生去臨川城北六十里其山竒以轟其水清以泚其地幽絕聞寂不惟富貴者足跡所不到九竒花異卉可悅富貴人耳目者一不生之惟茗生焉不待特植此扶輿清淑之所鍾蓋天產也而俗又莫之識往往與九草俱老於春風曉露間及過時而或取之尚爲絕品苦過而微甘其味悠然以長向世之所修事而品題者豈異使其得如

雞溪後春先發掘取造化其過於世當何如哉從璟爲之惜故願歸修茗事以成其清士之志而異之夫苦者求道之切甘者得道之趣也其味悠然以長向世之所修事而品題者豈異使其得如修道法君真竒士哉然謹勿謂茗之天眞如雞溪俗子掘取造化萬一香味落富貴人齒牙則其味亦變矣夫富貴人者同一俗况子嘗持節江西官之征茗殊急子切切愛護之不敢行此語又可使趙贊王涯輩得聞哉王川子於此最得趣乘兩腋清風之生尚欲問顧崖蒼生之苦江西吾赤子今皆無恙否他時有便幸報平安咸淳十年正月十二日雲臺散吏黃震序

劉養晦孝經解序

人生而知愛其親是良心莫先於孝也親親而後能仁民仁民而後能愛物是百行莫先於孝也孩提之童即授之以孝經之書是講孝莫先於孝也孝無一日而可忘則孝經亦豈容一日



忘然今之世諸子百家訓釋演說者汗牛充棟甚至淫詞曼曲  
亦然獨孝經自司馬公指解朱文公刊誤之外未有繼焉何哉  
非新之求而舊之忘欤句讀之習而義理之弗考欤借之為啓  
蒙之筌蹄未嘗躡之為躬行之根柢欤嗚呼年至慮易境變心  
移豈亂之所咿啞而習讀祖父之所保抱而教誨棄若土梗漫  
不復省於孝其親之書若此於其親為何如尚何望其孝悌興  
行而民用和睦如吾聖人之云耶余友劉君養晦粹德之士也  
博取諸書之嘗及於孝者率而為孝經解寧多而毋敢略寧淺  
而無敢深雖為童子設而關其終身也雖為家庭設而關乎天  
下也繼自今人皆以養晦之心為心而惕然自反無一日而忘  
孝經亦將無一日而忘孝世道其庶矣乎咸淳十年九月二十  
日黃震拜手謹書

玉笥山道士徐師澹詩集序

玉笥山道士徐清夫訪余日湖精舍出示余圖一軸曰雪溪詩  
一編曰和菴雪溪其自號和菴其自吟也披其圖萬山玉削巖  
樵跡成吟肩短逢始於愁絕一何其清也閱其編粉澤淨除陳  
言一掃妙語泠然始於天造又何其清也然則詩之清即圖之  
清也詩不辨以雪溪名而又以和菴名清豈有二也耶霜露既  
降秋菴夜鳴造化之清之始也淺碧流澌岸雪深尺造化之清  
之極也人心與造化相流通必銷落出慮冰雪吾心斯可言清  
之極否則心聲之發必有不能掩焉者反異於秋菴之天籟自  
鳴矣故必有雪溪之宵襟而後有和菴之聲韻圖之清詩之寄  
詩之清心之寫心之清造化之合也後必有合而題之曰雪溪  
先生和菴吟則知清夫之清源於老聃氏所謂天得一之清矣  
咸淳十年九月十一日雪臺散吏黃震

書贈薛留耕



淳祐丁未戊申歲余客於台州使君時為客者紛然惟余與留  
耕薛居安其系及余西上薛君送余夢溪余臨別贈之言曰  
山滔滔病一貧君攻醫李獨曾參十年州館無私謁萬里交情  
只雅談殿上呼盧熱喝六歲寒論友更無三天公有意君知否  
歸看青窻四五男時薛君讀書者四男未有五也牽於字句及  
之耳去之二十四年余倅紹興捧檄台州慮因薛君過余愀然  
言曰兩子能文者蚤出兩子存者不甚溷吾之心幸已生第五  
子未知方來果何如也又六年余持節鄉部薛君復携其第五  
子過余而言曰此子今已讀書肄業鄉校君父得異人丹竈之  
術此子亦能世之矣余笑曰然則前三十年夢溪之請不其驗  
於此乎且進其子而勉之曰而父號留耕而子其勉之耕而獲  
當在子德祐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慈溪黃震書午勤之月湖之  
涵虛館

慈溪黃氏日抄卷之九十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九十一

題跋

陳少陽諫藁跋諫藁刊錄

伯夷叩馬之諫諫雖不偶而首陽高風千古大開范子博慨然  
澄清猶易事惟甘戮如飴別家人恬若平時最不可強今觀少  
陽藁及其臨死帖當與伯夷同功與孟博同傳

晦庵書上方字跋

甘露山主僧道堅新其居得晦庵所書上方扁云此晦庵鄉僧  
義雲住山時所得余按圖經稱今山麓之寺為下方東坡過廣  
後嘗有詩別上方擇老僧仲殊詠此寺亦稱雲幡擁上方則寺  
回有上方之名舊矣然吾晦翁書而僧私之乎劉斯立題甘露  
上方有滄江萬景對朱欄之句今所見惟寺之多景樓為然此  
扁若以扁此樓豈不奇僧曰不然物以罕得為奇吾僧室而有



晦翁書此為奇余曰然爾僧人而知敬晦翁書尤奇其千萬年亦為大宝鎮

書劉拙逸詩後漫塘姪

一太極之妙流行發見於萬物而人得其至精以為心其機一觸森然胥會發於聲音自然然而然其名曰詩後世之為詩者雖不必皆然亦未有不涵泳古今沉潛義理以養其所自出近有所謂江湖詩者曲心苦思既與造化迥隔朝推暮吟又未有以溉其本根而詩於是始卑劉直孫家傳義理之學略出緒餘兩捧御書而况於所謂詩者乎然寂寞簡短不過數首蓋不求為詩而不能不為詩此其所以為詩也為江湖詩者可以觀矣

張太尉家傳跋

孫君子文示余以其妻家張太尉傳曰太尉手所刃仇盜亦孫姓也今孫與張婚願一言以解其疑余謂君樞密威敏公賢子

孫誰敢謂君水中解耶

張大尉名藏英初人

書桂芝堂記後

古括俞君先世皆奮科級近忽其佳城三歲產三桂君亦三得男森森三秀適与桂符祥有開而必先運无往而不復亦奇矣然人不天不因天人不成灌溉而培殖之使異日馨香滿天下以無負造物所鍾意君尚勉之哉君之子亦尚皆勉之哉

丹陽志媿跋

葯房史君以西州奇男子腹載五車書來從事淮東餉幕無敢煩之以吏事君不以自喜反作丹陽志媿之說三意若曰無事而食媿吾親媿吾長媿吾交矣余曰不然總餉非南渡後得已之事也况事久日覈雖有林者不得騁李道愛人之士或攢眉捉筆於其間子獨退食委蛇得以專意古李不累初心矣幸其可以慰吾親不接細故矣幸其可以稱吾長不負宿昔期待



矣幸其可以答吾友幸之多若此槩之以媿可乎否昔孔門高弟有告夫子以出仕三失者子賤反其說為三得夫子躉之余亦請以子之三媿為三幸云

跋黃總幹家傳褒忠錄

余去歲官京口初識宗人淮東總幹兄有大每見其議論英發意氣慨然頗不類內地習軟人物輒自喜吾宗有人亦竊意其必有自求者而未悉也中吳再會蒙袖示家傳一編及其先大夫死節諸公所以贊頌其褒贈者大軸俾余亦題其後余乃作而歎曰此非其所自來者耶然自江黃入楚而黃以國為姓子孫至今滿東南譜牒烏能詳若以其初皆一人之身也而篤恩意則有不待譜牒而親顧大丈夫生天地間立身揚名增光前文人如兄先大夫以郢州一推官當守將弃城後獨守節巷戰以死至今名耀青史氣干斗牛其為黃氏之榮何如哉事雖不必尽如邳人雖不必尽遇變而義理隨事萬所皆在所當隨所處而得其正而今而往凡遇一事以上知有國而不知有身此即先大夫郢州東門巷戰之心也豈必死而後見其節或臨利害未毫髮許已私竊為身謀此即先大夫罪人也雖生猶死耳節於何有哉吾徒為人子孫尚皆勉之歲晚相逢重閱此編當萬又無媿色

書鄭稻田冊後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心博施濟眾特其一事庚子歲中吳大侵郡太守節齋趙公賑救之里人鄭君希舜為之左右此又窮而未遇仁心僅又發見於此者吾知鄭君必慊然自謂未足而士大夫贊頌乃至大冊重又果出鄭君之心否耶雖然亦足以勸來者

跋汪文卿畫梅



樂府墨戲皆技耳往又一筆一語及於梅輒使入之意也消然  
梅亦豈易知彼各以技自憐故或借梅以為清描摸誅思未必  
得髣髴吾見梅之有功於技未見技之有功於梅也汪文姬吾  
黨士之騷者也嗜梅特甚品別異態手自圖之復手自為之詞  
使人披展注視一唱三歎灑然神化猶將身與梅一况文姬曾  
中之自得者乎因嘗詰之一元磅礴不鬱不發窮崖洄寒跡英  
摘索此太極流行之端而乾元之仁之初軒豁也其為茂叔之  
憲前草也大矣亦可以墨蹟言語求否耶文姬大笑謂此正吾  
不可形容之妙

跋李莊簡帖

建炎四年五月戚方乘虜唯為寇莊簡李公誓以死守宣城壯  
矣然國之大事豈繫一宣城哉方是時其行在所相席久登御  
史不薦人望而請決以渺茫之夢卜公聞之慨然城圍甫解亟  
走書屬傅子駿力爭則事已無及向使公不在宣而在朝李伯  
紀當執大柄中原吾青氈矣事機一失悔安至今非公千古遺  
恨矣吁

跋洪提幹母夫人墓誌

天下當為之事不極不容止凡安於小成而中止者皆志卑氣  
弱之人也古今自號大丈夫而愧此者多矣孰謂婦人而能之  
乎嚴陵洪君國梁之母姚夫人篤志教子夫喪服除墜不冠曰  
兒官母乃冠國梁以是益感厲力事俄魁鄉書親里謹曰兒且  
官矣母宜冠夫人毅不從國梁再薦又薦凡四捧鄉書親里每  
輒謹以請皆不從已而國梁之子又以妙齡入太學請者曰不  
特兒且官孫亦且官合二為一殆勝已官者母祖母奈何不冠  
夫人謂非初誓猶不從歲己未國梁果擢上第以婦夫人乃不  
待請而雍容舒徐冠以受蓋袖之拜若夫人非所謂不極不止



者乎三釜之養方榮風木之悲已及國梁為余言未嘗不涕泣也余謂國梁必欲報而母豈在涕泣間亦如而母不極不止之志而已今而後事君必極其忠治民必極其仁隨其所至惟力是視而死生禍福不問焉國梁以此為今日居官之志即前日太夫人待此以冠之志國梁果能此則夫人為不死何乃同常母悲之而徒涕泣為國梁收淚謝命記之夫人墓銘後

### 鄭資政遺事跋

士大夫同事而不同心始合者終必離惟其離然後賢者之心事白如明道於介甫新法類多矣而余尤於卿公資政使蜀事有感焉方紹與間秦檜主和議公在蜀與北使於陵焚檜羊奏鳳得之蜀願以有襟喉世莫不以此為公之功而不知此正非公之心也蓋公當和議已成猶必拳拳於爭地界者為中國計為恢復計如檜直為賊虜計耳心之不同如此故檜卒貶公封列以死非所謂始合者終必離而賢者之心始白耶嗚呼禍福非公之所計也天若祚宋公得大柄決不止以保蜀為功此則公遺恨爾

### 跋金壇李提幹先世誥

西岡李君大唐神明胄也示余廣川王以下五世誥寶藏之寶筆澤如新因得考古今之異制有二誥字皆士人楷法而今世則吏筆行書執政史部官皆大字書各而今世則小書下更加押字於此知前輩請以士易吏及謂押字即古人之書名不必重復者何證矣若夫子孫六百年能出其傳而世科登顯仕彬彬然方將與宋無極則武德正觀濟世之功甚深是又盛德必百世祀之證也嗚呼盛哉

### 跋雷侍郎廣州上巳泛海詩

人心與造化相通於春為甚洛汭詠歸嘗露端倪矣惜未及



施之用爾晉人尚唐無齊死生已與造化之機隋蘭亭之會又  
於死生者戚戚焉不知仰觀俯察所得謂何而乃若是唐曲江  
最重上巳至天子以其節燕公卿於祭酒之堂視永和若倍蓰  
者然鴻筆夫書亦不過以一書生之琴為言流俗誰起而治道  
得與造化參耶六岩雷公去歲持節廣南上巳日嘗領客泛海  
飲酒賦詩相與激昂功名之會今年春適來京為祭酒侍 管  
輿辟雍講中庸首章大聲風 又振起六合昔人所謂浴沂詠歸  
用之則有虞廷氣象倘遂見於此乎果然則此詩其符兆當亦  
為千載重矣

書擇軒集後

天台李實父以擇名軒余同年進士閩風舒君舉中庸言擇者  
三章發明其說以為之記始欲其知所擇以自貴於物終欲知  
其所擇以自異於眾人日再三嘆息乎可不畏哉之語所以警

切實父之自擇者至矣余復何言然嘗念之古者風俗淳厚能  
行者未必能言性性或暗合於道而不自知近世道學大明性  
與天道之妙敏如子貢所親炙夫子而不得聞者今童子亦類  
能誦習其辭而不差然議將日工躬行日慊夫乃徒知擇之云  
爾初已乎故中庸之言擇善必言固執言擇乎中庸必以不能  
期月守為戒言擇乎中庸得一善必以拳拳服膺而弗失為勸  
蓋擇之者致察於人心道心危微之間書所紉惟精者也既擇  
矣執之守之而弗失使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聽命書所謂惟  
一者也精矣一矣始於能擇終於無可擇傳不云乎口無擇言  
身無擇行書所謂執中者也學問之道達乎上下一也要在實  
用吾心而已夫苟致知之說雖精而力行之心不實則所擇者  
終非我有吾恐終身言擇終身不知所決擇也此豈不真可畏  
也哉實父朝夕此軒而有味乎其辭吾知其必有不能自巳於



既擇之後者敢誦所聞翊吾同年舒君之說為實父勉

張史院詩跋

詩本情情本性性本天後之為詩者始鑿之以人焉然陶淵明無志於世其寄於詩也悠然而澹杜子美負志不偶於世其發於詩也慨焉以感雖未知其所學視古人果何如而詩皆出於情性之正未可例謂刪後無詩也東嘉張君魁然開爽士也生逢盛世方將決科發身而高情逸韻時亦寓之於詩豈以鬻教蒼而身猶未遇乎余謂遇之遲速命也吾亦求為可遇者而已全錄大用本之吾心之天連之天下而準者聖賢講明炳炳方冊尚請君求之詩外

題長洲縣學記後

長洲大邑也以附城素無學官西州豪士宋君始撤廢佛寺為之壯矣昔靜江柳雷皆撤廢寺為學崇安縣學亦括五廢寺之

田以廩士朱張二先生嘗書而特書之方今聖出崇儒士大夫以儒發身吾知上作下應用夏變夷斷斷自吾宋君始豈但一長川屬其居而鄒魯之耶一日宋君秩滿來京挾所得縣學記檀堂記見示二記皆能於吾道有發明益為宋君喜然縣學記以心為說愚按孔子未嘗單出而言心惟於行已應物實事上見之孟子當人心放僻之時始單出而言求放心不幸爾後異端亦指心為說世之能別是非者殆少檀堂記以明道三代成儂盡在僧飯為說愚按僧皆蠟寡孤獨無養之人聚於一區嗷嗷待哺勢不得不斂縮片時以救飢且因以欺俗眼徐察其情未必如吾儒盤盂在席之安且無偽程子殆一時有激之言否則門人記述之過不然程子不應善處如此區區此心尚期同悉有得於二記之外因書其末以誌宋君而還之

題琴溪記諒



天地間扶輿清淑之氣往往鍾為山川之秀猶有勃鬱而不能  
盡者又往往鍾之於物雖鱉魚之微亦精異殊絕有他地所不  
能產者此即其證驗人見其非他地之所能產也則從而神其  
說如江之有膾餘魚越之有秦皇酒壘魚皆謂飲食殘餘之所  
變而非造化氣類之所成要之亦豈有是理哉宣之琴高臺下  
有魚小而極珍世傳以為琴高昇僊時所棄藥滓故其魚以琴  
高名或以藥滓名此其事之有無不必問而其山川之清淑天  
地之鍾秀豈不因是可想萬分一余每思濯纓此水之上以致  
其蕭然物外之思潭潭足之未能也一日有寄余以玉塘程君  
琴溪記誄之集者知君方斬蒿洗石搜剝唐宋以來諸賢題畫  
之刻挿柳殺竹日倘佯其間胸中浩然之存有非可以區溪者  
金於是知山川之清淑天地之鍾秀非物之所能盡又一大聚  
之人美矣異日琴溪之名天下豈止如今日記誄之所見而已

或撫卷歎動敬書其末

跋天台劉養源家藏工駿圖

二駿離立潤澤閑雅雖有追風逐電之才若無有然夫子所謂  
稱其德者非耶雖然必其不辱於奴隸人之手者也

跋赤壁後賦圖

東坡再游赤壁霜露既降時也盈虛消息之妙至此斬然畢露  
坡之逆順兩忘浩然與造物者游蓋契之矣觀此圖者盍於其  
水落木脫

為李純父題表蒙齋遺訓

家齋先生正人也其言多有足服膺者純父勉焉足矣謹勿更  
求他人保明恐世俗好譏適以愈純父之心非蒙齋所望也

跋三山林貢元 立式 伏闕書

三山林貢元示余開慶冬伏闕書時所謂存亡危急之秋也其



言之哀痛切至猶人情然也若其畿甸之民虞事機江淮之兵防要害歷歷如指諸掌非其平日志存當世深思力討亦安能一旦發言動中旨察如此往事雖幸再安而良藥不容少廢於病瘳之餘也

政景行錄

琴溪程氏之族之盛之久甲其鄉見於諸公貴人銘誌者甚衆獨其先廣平府君奮自中微植深培厚反未有為發其潛德之光者聞孫玉塘君一旦得其遺事於故篋并哀羣從之銘誌以寄示余聞本之壯者技葉茂觀其鬱乎相扶者如此廣平君未銘愚謂此即其銘矣

跋李參政三峰樓詩

一川花柳擁離欄  
濃綠浮空四面山  
便欲移家來此住  
不將名姓落人間

石莊簡李公登桐川三峰樓詩至今傳四方為美談如見桐川圖畫而邦之人亦以之矜喜自負如獲九鼎大呂嗟然獨視為邦社之珍是豈徒文墨之妙而能爾哉公早以雄才直節受知我光堯皇帝嘗參大政統圖恢復雖厄於奸檜志不獲伸而公之名益以是彰明顯大於天下凜凜生氣常若其在斗牛間也其為世欽慕雖杖屨所經騫愁所寓一草一木猶將預有華美况公之來此邦實自宣城矜劇寇戚方瑁戈凱回只尺行京山川效靈日月增耀於斯時也淋浪妙墨絢采流輝固國家休運之關而三軍喜氣之發也雖彼之弦歌登之金膺後為我朝盛事曷不謂宜而又豈惟增重此邦哉然考是時實當紹興之二年公方克清內寇諸將亦方克清金虜變亂連年之凶幸遂方駐蹕臨安功名之會如春斯達而此詩已有不將名姓落人間之語公豈忘世之遽者方公在宣朝廷適嘗擇



相御史不以人望薦李伯紀而請求之渺茫之夢卜公亟自宣  
貽書傳子駿使之力爭不勝而恢復之期遂至今日味公此語  
豈其有感於幾微而發耶震以咸淳己巳冬攜客登樓相與誦  
公之詩三嘆遺跡之莫覩俄有報塵壤間朽木者視之公親筆  
詩板也字之可辨尚十七八默計甲子已百三十有八年不有  
神物呵護幾何其不至供斧薪乃亟模而重刻之与舊板對揭  
樓上既又念舊板得再出已幸重刻板又烏保其久不壞耶先  
賢之嘗仕桐川者自范文正公而不新列而祠之郡西震方為  
立石記其事因亦併模詩入石對立祠記之賓階蓋公先賢之  
嘗客此邦者也志仕此邦者對賓王亦宜

跋宗忠簡行實

嗚呼余讀公行實不能不為天地之綱常哭之慟也方金虜圍  
京城不下而以和給我也四方勤王之師坐視不得進公獨曰

既曰通和請亟退師設有詭謀吾兵已在城下遂發兵大名至  
東平至濟州至衛南直入賊區據韋城而從南華轉戰無前矣  
斯時也使趙野范訥協其謀則 一聖可以不止狩而野也訥  
也不其然方金虜擁吾 一聖而北天下尚皆我有也四方之  
勤王而不得遂者紛紛無所向公既尹京尋兼留守如王善超  
拜隆丁進孔彥舟馬皋趙海揚進王大節之流以兵附者百八  
十萬契丹九州日附中國且議遣辨士西使夏東使高麗以城  
金已二十五表疏請回銓京師矣斯時也使黃潛善汪伯彥不  
從中沮其謀則中原固金甌無缺之天下而潛善也伯彥也又  
不其然攷論至此則 一聖本不至北狩而終不免北狩者公  
之謀不遂也中原本未嘗淪沒而終不免淪沒者公之請不行  
也嗚呼惜哉自時厥後雖有英雄百戰皆不過救敗扶傷况偏  
安日又乎故我 宋中興與否持係公用舍間他尚何言雖然



非公守磁我 高宗已先入虜庭雖江南誰與保公雖身不及用尚能為我 宋得一岳飛

孔明圖漢鼎於既失忠簡保天下於尚存故公呼吸變化之功殆過孔明百倍然孔明晚遇族屬踈遠之昭烈尚能堂堂出陣公遇我 光堯視一時將相最早反一語之不見酬天耶人耶洪邁吳柔勝序公行華乃皆以祖士雅為比嗚呼彼亦見其不得志而死其迹偶同耳

跋孝義劉氏譜叙

劉氏聚族踰十世我 神宗皇帝旌表之郡太守清獻趙公記述之方是時特上之人借劉氏以表厲斯世劉氏固不預知也劉氏子孫善風本無恙而乃時出其編以示諸人此固將以發揚前文人之美然亦豈以時異事殊 聖朝之所旌表而郡縣之所促迫欵先賢之所記述而俗吏之所忽視欵儻其然豈不

重可為世道惜因借書之庶幾上之大一知

跋李氏記先夫人孫氏藏書訓

李慶元人語今居餘姚

孫夫人捐奩具置一監盡自元祐至今踰二百年寶藏猶新豈惟夫人之賢子孫之賢為何如蓋有夫人之賢則宜其子孫之多賢也然賢婦人起家豈特置書使子孫讀凡其積德指心為子孫憑藉必有解是者此書固當寶之不忘此意尤當寶之勿失

歇後鄭五

歇後者以工詩見稱之名也鄭五者中原風俗止稱姓第不于官稱也且歇後鄭五者其自稱之辭非他人輕訕語也其人歷官多治行見於詩語者多慶世唐因欲相之祭自知時已不可為而不嘗為賢於人多矣江南風俗以斥大姓第為輕薄語習聞其名望而輕之甚至



舉以此類訛笑而不考其實豈不誤哉姑為之辯  
啟後鄭五作宰相搔頭不敢當自知蓋審也使人人如鄭五則  
居其官者皆其人豈有欺君誤國復忍貪權固龍之患愚故二  
漢三詠於五而贊之曰自知其必能相而相者古今一伊尹也  
自知其必不能相而不相者古今一鄭五也人皆曰必不能相  
已獨曰必能相而汲汲於相者滔滔皆鄭五罪人也嗚呼伊尹  
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鄭五者斯可矣

跋臨川張清伯求志齋記

孔門稱隱君以求其志非徒曰掃幣其身之調也大丈夫生天  
地間當為天下國家用故窮居隱約日夜講求無非求其所以  
致君澤民者此孔門求志之士也臨川張清伯負邁往不群之  
氣歷覽江淮險要結交當世名公貴人此其有志當世為何如  
晚歲卓茅嚴陵自覲求志齋且自述其所以求志者甚悉辭旨  
慷慨續者瞻張清伯之志可謂久而益壯者矣然志在我命在  
天而用不用在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一唯安其所  
遇斯可爾夫子曰志於道孟子言士尚志亦惟仁義焉其求愚  
願清伯惟求其在我以聽之

方氏考訂家禮跋

家禮自司馬文正公而下嘗攷訂者五家節自尚或乎異士固  
未能盡見諸家之全或盡見之不參校於平時一旦欲用將安  
取中平湖方氏始會五家手自編校隱然寓折衷之意余雖迫  
行役未暇遍觀不敢輕易贊一辭然即其用意豈俗孝之士可  
望哉抑禮有本有文因其度數威儀之間而反其躬行踐履之  
實此則余之所拳拳而願孝於方君者也古不云乎禮儀三百  
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五家溫公晦公東萊  
慈湖高氏

題盧計議先世東坡竹



金華盧君曾大父從蘇文忠公於黃州得其親題 竹忠簡宗  
公文為親題其後夫二公遺墨流落人間富貴家千金博易僅  
僅一二尚誇奇寶况萃見盈尺間而文皆為盧君家世作者哉  
咸淳辛未七月

題盧計議先父孝行傳

世多疑刲股事三代未之聞似與不敢毀傷相反不常開元間  
陳藏器撰本草拾遺言人肉治羸疾故刲股事始見於唐古謂  
戰陣不勇非孝而以殺身為成仁方父母母危急如其可贖孝子  
仁人雖九殞不恤也曾謂刲股救父母而可議其非孝乎盧君  
之尊翁穴腦以救母其事視刲股為尤難先朝以宣付史館且  
旌表之宜哉

跋濶陽行慶集

本朝由倫魁至宰輔勲銘彝鼎與宋無極者惟呂文穆与本文  
定二人 翠華南來出世臣與俱其治行著聞代不乏人者亦惟  
此二人之後數年以來文定子孫稍之寂寥余每慮文獻之無  
所考一日遇其雲孫提幹相於山陰江之上出示鉅編自文定  
以來片言隻字凡散見諸書莫不哀類所以篤念已往垂詔方  
來者未嘗不二致其意碩果不食喬木尚存他日有文獻故家  
燭之復起自東南者豈惟東萊先生一呂氏而已哉因喜而書  
其後

題白鹿晏洞賓濟美錄

臨川先哲最多名世然求其實行父而不磨者惟元獻公咸淳  
六年夏余假守此來方將拜公遺像以致高山仰行之思一日  
其聞孫出所謂濟美錄取而伏讀之乃公之後尚書公紹興奏  
藁及尚書之後太學生嘉定伏駐書力爭和議不可信你之生  
生氣与公康定議兵前後一脉信矣實行之不可磨者其傳愈



久而不可量不然清苦總俗自詭堯舜其君嘗鼓一也二從之者當時聲艷視公非不亦煽之也今其後為何如松栢根深千歲扶踈榮華飄風過眼而止余於是乎有感尚祈公之後益致勉於公之實者云

跋晏司法族人舊孝二字

我仁宗皇帝取商高宗舊孝二字親洒宸翰以賜先正丞相元獻晏公公之六世孫夢聖復立屋祠堂之側求尚書鉅山徐公大書其扁以揭之而需震為之跋顧晚未何能頌萬分然嘗妄謂高宗於其盤孝焉未竟即服勞于外其後高宗赫然中興者傳說之功居多孰若仁宗之於元獻孝焉而復相之四十二年之治光明俊偉卓絕古今是又合其盤傳說為一人而反過之耶舊孝之扁特不過遠借三代遺芳尔殆未足以及我朝盛事若夫追蹤前人使舊者常益新則尚惟後之人

題李縣尉所作

石門尉李君其先蓋世登晦庵先生之門以儒科顯固名家手也一日袖詩一編屬余為之評詩非余所習其何敢僭然晦庵亦少攻於詩顧晦庵之所以為晦庵者不在詩耳姑舍是而言其要者可乎孔子之道中行而已漢唐溺於訓詁於斯為下故伊洛始以性理之說拯其溺時不幸異端談空謂見性成佛心是道与性理之說大相反而適相乱於是孝於伊洛者生之反陰為其所移而不自知天生晦庵又出而救其過高之偏極辨力詆使孝者用工平實以合乎孔子之中行余自幼至老所慕者此而已雖生慈湖先生之里而慈湖以竟為超悟与子言先竟之後竟主於開曉後進之竟不同以道心為道即在心與帝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聖欲對言之道心不同故惟敬其人而未嘗究其孝今李君來言謂余道本慈湖未知君所得家



庭之孝本於晦庵者果何如而援取及此豈以慈湖之孝出象山余居慈湖之里而君居象山之里姑為是附豫者乎義理之公不得以鄉曲而私精微之辯不得以依違而混君誠反而求之則詩有不待言者矣

跋新豐饒省元及義貸倉

朱文公社倉之法善矣然天下無久而不弊之法變而通之則存乎人昔 孝宗皇帝頒其法於天下已戒官府無得與分行之以官者果或倚之以虐民文公記社倉已預防其流弊今行之以私者果或借之以豐己是豈立社倉之本皆然哉臨川新豐之饒氏獨變通其法名曰義貸以一家之力自為之而無闕於官以一分八厘之息裁酌之而收僅五厘蓋他人慕其名故其傳愈久而愈弊時君祖其實故其法愈約而愈精利害之相反特在名與實之間嗚呼明乎饒氏義貸之說者可以善事矣

公矣

此所跋

操若在舍則無本無形何可拘執無時節莫知鄉本無所何可測識姑指曰此此即所也不必拘執不必測識養之自長長而不設勿忘勿助至於純熟無此無非此無所無非所予欲無言天何言哉景定甲子

嘉平快書

右包宏齋文

江寧益袖示宏齋包公所書此所二字及為此所之說數十言屬余發明之余驟見莫之曉也辭不獲再三為之玩味亦再三見其字畫則真率議論則高虛始自得其得者乎要亦終莫之曉也莫之曉其何以塞命始亦采宏齋之說而意之宏齋之說曰操若在舍則無本無形何可拘余竊意其述孟子之言心爾抑孟子言操則存存非若在而已也言舍則亡亡者不存則失之



耳非本無也操存舍亡孟子正欲人操而不舍以求放心若曰  
何可拘又幾謂心為不可操宜任其舍之也何其與孟子之本  
旨異乎將別有所指者乎或自得之得果非它人之所能曉者  
乎貴益必有得於宏齋之面授者敢諗

書曹氏作鳴鶴錢氏還珠頌後

蚕方浴而桑生兒方產而乳生果孰使之然者天之生斯物必  
有以養此物理固然爾然世之利爾忘義者往往為子孫計不  
知或父祖富而子孫貧或父祖貧而子孫富分量各殊雖父不  
能以子其子聞有以貧而禍其後者矣未聞貪而能使其後人  
世守者也奈何不為義是思而甘心為錢氏罪人者滔滔耶

書鳴鶴方孝子贊後

方孝子刲股救母小山曹君有贊太學童君亦屬和有集何物  
庸妄犬尾其續率反其說主孝經不敢毀傷一語為孝子疵吁

不敢毀傷聖人為不孝其親者戒豈為孝其親者戒耶古之孝  
其親者期全以婦之不敢一毫不謹以自陷於刑辟甚至登高  
臨危有戒曾子啓手足示無毀傷是也若孝子刲心股救母其  
類陷刑辟不可啓手足者否耶其心果出於孝抑一朝之忿而  
忘其孝耶父母死生之判僅毫髮隔如其可贖百身不惜此時  
此意孝子雖九殞其之况割父母遺骸之萬分一可以再活父  
母全身倉荒一念它不暇恤人謂其孝不知人謂其不孝亦不  
知而小人平居無戚輒簸弄輕薄口訾其不孝果誰為不孝耶  
且使聖人復生為天下萬世立中訓謂君子之過過於厚篤孝  
可念可也直謂其非孝聖人忍乎否耶刲股救母為非孝則成  
湯之剪爪禱雨為不仁太宗之剪鬚和藥為不義曹文叔妻夏  
候之割耳王疑妻李氏之斷臂非貞烈而凡捐軀報君者非忠  
耶古稱戰陣不勇非孝謂死得其所為孝也死之視毀傷孰輕



重耶剗股救可活之母為非孝溺身尋不可再活之父不孝當  
愈甚而曹娥獨以孝稱萬世何耶世俗漓矣羨事勸之未必效  
不肖者戒之未必懲剗股救母曠世一二見彼豈慮效之者衆  
而訾之以戒之耶削髮者幾人文身者幾人繫圖圍鞭皮膚甚  
至身首異處而亡者幾人行身陷不義以為父母辱其為毀傷  
滋大也彼皆不之訾而獨剗股者訾之耶豈孝經隱與世莫之  
聞而被獨聞之出以告未知者耶殺身成仁與全身者同歸道  
並行而不相悖粗有識者知之不意有物庸妄若此其甚敢以  
毀傷疵孝子也且剗股非毀傷也余少時東鄰張五為樂工母  
病剗心肝食之即愈先君子聞狀備言橫束剃刀於梯深夜焚  
香持佛袒臂燭之肝即出無痛一二日瘡即合無痕痕若然果  
毀傷以為親愛耶毀傷得其所猶不當以毀傷言况實不毀傷  
耶彼忍於訾孝子以敗天下為善之心者真無人心也真不孝

之尤者也不毀傷其髮膚而毀傷其義理真毀傷者也作孝子

開元間陳本草拾遺云人肉以養疾自此同也

僕齋

史景阜以僕名齋世率嘉其以富貴而能儒素僕必儒素而後  
能者欲士君子修身見於世道合則從否則去如司馬公輩雖  
位至宰相何僕如之不然搖唇弄筆萌心鑽刺雖家蓬華而身  
蕭布大僕之散父矣景阜王之孫公之子 朝廷待以異等昇  
陞擢差遣不就而就幕府從事此真可與言僕者蓋指其本而  
告之曰沂世文弊瀾倒雖講學亦日競於虛文子弗幸少年能  
文章善筆札皆瀆其僕之具也其必一切反是惟致躬行循  
是以復公之舊亦惟以行道救世為心不容一毫安排計較  
心庶幾僕之全者哉

寧國程新恩易圖



易出於河圖故李易者往之為之圖然於易未必皆有補邵子  
盡先天圖自震至乾陽長而三自巽至坤陰長而二圓其外以  
象天之動乾始於西北坤極於東南方其內以象地之靜子以  
推測伏羲畫卦之本卦與說卦八卦相錯之說合其孝始見尊  
信於天下然亦未有能整圓轉方稜角為圖以應甲子節氣變  
而合文王後天之用者宣城程君自古庠擢第將歸別余十官  
宅留示其兄玉塘君爻象承乘之圖以乾位乎正南以坤位乎  
正北而包六子其內自坤而東轉一陽為復一陽為臨至二陽  
為泰則位正東大壯之四陽夫之五陽又自東而南極於乾焉  
而西轉一陰為姤二陰為遯至三陰為否則位正西觀之四陰  
剝之五陰又自西而北極於坤焉坤帶為復生生無窮伏羲先  
天之卦遂有合於文王後天之用易道隱蹟雖非余晚季之所  
能知然使玉塘君非真有精深之力超特之見亦安能變通先

天之妙如此哉仰聞邵子以圖數言易雖二程與之同時亦未  
嘗過而問繼此兼明其說者惟一朱子朱子嘗未先天圖八卦  
為一節不論月氣先後今玉塘君變先天而順月氣其分其合  
果何居耶異日朱子又謂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為圖之左  
屬陽以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為圖之右屬陰夫既以二而  
分屬左右自二而各重之即為十有二矣又謂先天圖一日有  
一日道理一月有一月道理且以自坤而震象月之初生乾以  
象月之望坤以象月之晦天自日而月可配之弦望晦朔則自  
月而年亦可配之十一月氣矣玉塘君得無以朱子之孝善孝  
邵子不泥其論月氣之說則亦不泥其方圓之圖耶先聖作易  
以前民用邵子先天本之華山陳氏亦以氣數占來使民知吉  
凶避就之所在玉塘君之圖之辭曰以之經世尚奚難哉其用  
心探討思濟斯世為如何然邵子本以經言常以世言變常變



相生推演以至元會而世者三十年一小變云耳王塘君將移其說以治世豈無自得之妙乎面質未能姑遠貽其說以誌之跋壺溪程君書簾葉後

余與壺溪程君舊相與聯事於浙西之臬司知其為義理之學踐履之士也閱數年辱其寄似巨編來撫州乃文從字順辭達理明有平生從事於翰墨者所不及然則士能先立其大者亦何施而不可哉咸淳辛未十月

臨川李君達齋說

臨川李君以達名齋而求說於余余謂達之義有二一有達官之達有達人之達吾徒亦求為達人而已達人之義亦有一有遺落世事放詩酒而齋死生以為達有致知力行脫凡近而游高明以為達吾徒亦求為致知力行脫凡近游高明而已然李如顧子猶未達一間達豈易言哉余故盡列其所聞使李君

澤焉而勉之者夫在家必達在邦必達則能修其在我而無求於人鼓鍾于宮聲聞于外有不期而達者亦有求達之心所謂是聞也非達也尤不容不謹其辯

跋俞奉使北轅錄庭椿

奉使俞公身入京洛憲覽山川訪問故老歸而錄之慷慨英發意在言外乃中原之故老皆我宋之遺黎一一能為奉使公吐情實亦足見忠義人心之所同覽之不竟流涕或者因以忠信行變貽褒之是置中原於度外弃赤子為龍地也嗚呼豈奉使公作錄本心哉

跋葉美叔贊談

余至撫之明年有虎眉白髮之儒授書一卷以示則乃翁葉君英叔之作丞相周益公所嘗訂正而嘉歎者也因敬取而讀之其文往之溫平而暢達其論經旨多發明其論史事皆的確其



大要一本於義理而無毫髮揣摩之私推是也以往足斷天下  
事矢然君終於不遇今君之子又不遇而且老矣聞君先世多  
顯宦而子孫獨抱遺經非孝校無以為養前之所積如此今之  
所守如此終當有推此以斷天下事者在益免之而已

跋姜山黃借庵集

吾宗借庵先生文章光明發越無一不本於理如蝓蚊一篇雖  
似出戲作而告其不仁之罪凡四且謂虎猶可德感鷄猶可文  
蝓蚊最不靈乃為血肉一飽不滅其身不止其借以垂世戒亦  
辭嚴義正矣使先生得志當出其好賢惡不肖豈不明白大丈  
夫也哉然慈湖楊先生鄉之儒先領袖也嘗作夜蚊詩以蚊之  
傍且皆雅奏其觸面皆深機諄諄誨人而頑鋼莫曉又若謂為  
蚊為最靈然豈別有見欤咸淳八年九月

侯子立壽康說

宜黃侯子立去歲求余書壽康字今年省母又求余為壽康之  
說余觀壽而康本魯人頌僖公語而僖公有壽母焉子立之意  
不在慈乎然必有為之本者夫子曰仁者壽又曰仁者靜亦  
安康之意也仁者天地所以溫然而生物人得之以生而主於  
心此人之所以為人故曰仁者人也斯立於斯而致力焉則可  
以壽而康而所以俾其母之壽而康者於斯在矣若夫昌黎詠  
李愿之壽而康是特肥遯者之事不足為子立道

跋江玉汝文集

理學大明於本朝文字之不振於理者固非所問主於明理而  
發者亦豈今世之所少特靈文之盛實之衰尔玉汝先生江公  
邦直遠究濂洛之學而近師晦庵先生嘗為進賢令極力賑荒  
寬租下戶及宰求具以去就爭冤獄其在廣西又爭不當增綱  
馬廐置雖有訥旨不暇恤此濂溪提點廣西刑獄之心此程明



道出宰上元之心此朱文公守南康持節浙東之心而大亨之  
正心本之格物致知而達之治國平天下者也其實知此其發  
越為交所謂仁義之言藹如豈不休哉余故竊誌其編末使  
者無徒求其文云

跋雷道士詩

臨川道士雷齊賢示余詩一編筆力老蒼渾然成章軒轅亦明  
若澁語避三舍矣蓋亦明道士也齊賢非道士也儒生之窮有  
所託而逃焉者也觀西科率後詩今人二嘆雖然安知無紫  
館雞籠山起君諱授如君家故事者耶

跋樂全先生歸鴈詩

樂全先生歸鴈詩辭語老蒼筆畫精健前輩泰山巖之彈壓浮  
薄氣象猶可想見

跋張北海手澤

建炎戊申正月十八日知濰州北海縣張侯巷戰死虜難逢室  
藏焉獨其子將仕君先是以宣和癸卯歲生外家趙氏外家携  
之逃入蜀不与雜亦不相聞知自是展轉訪求者三十有二年  
始聞其事於族之南落臨川者將仕驚慟追服痛無所寄復又  
得族之南落金壇者授之以侯舊所予太夫人書及侯之公朝  
奉公所予完忠簡書見之如見祖父蓋凡世之阡隴松楸家廟  
遺像凡可追孝前人者將仕望絕天涯一不可復得惟此二書  
之存故將仕傳之子子傳之孫距今一百四十五年寶此書以  
寄此痛者歷三世一念如新侯之忠何如哉侯之子孫之孝又  
何如哉夫何將仕雖該恤典貧終其身不得仕今其孫二領鄉  
薦書阮於命又未得仕天之報施善人固如是耶嗚呼忠孝者  
萬世之綱常實國家之所與立窮達者一時之絜數非士君子  
之所暇計余行天下足見以先世書求跋語者往往軸大如牛



腰所求必盡當世之貴人張君此書平生不以示人而獨以示  
余蓋他人文墨之事侈大之心也張君忠孝之事哀痛之心也  
余故大息而為之書且以誌無力援手之媿爾雖然皇天佑宋  
忠孝之門其有不與也哉

跋耘溪新藁

文所以建理理者文之本法度則其枝條詞藻則其華實無非  
自然而然而初無定形要歸於陽和暢達自近世以刻楮為工而  
知意味者絕少去歲越上始見同官東嘉宋飲冰及未臨川又  
始識耘溪危君皆前輩之所謂文而無刻楮之弊者也君驪塘  
諸孫嘗受業吳荆溪之門固宜出於流俗也

書李侍郎墓誌後

士大夫揚名後世本非有所持而傳苟有待而得所附矣則入  
無俟乎他人之誦述張法曹唐小官以昌黎銘垂後世得所附

也世豈復有助昌黎為之語故吏部侍郎李公我 孝廟朝名  
法從其傳也豈有待況得南軒先生誌其墓而又得梅庵先生  
為之書其為昌黎之銘也不其多乎其曾孫新賀州司戶乃出  
刻本求余語過 惟一先生真蹟屬他位子孫藏守今已為有  
力者所得此則司戶君遺恨有不容不記者然為人子孫追蹤  
先烈以益顯其祖亦何儒先真蹟之待哉

跋臨川王氏繫辭解之佐字國材

易示吉凶所以吉所以凶則有理存焉自晉人以老易並言遂  
矯誣聖經以證虛無之孝至吾伊川始言理以究其精微晦庵  
始言吉凶以復其本義繼此言易者紛紛匪贅則鑿否則淪於  
虛無者有以臨川鄒氏解六十四卦其有王氏繼之解繫辭始  
明白守正不襲用二先生之說而理自然相符其孝識之正何  
如哉然其書猶未顯於世雖其後人出以見示猶自謙又謂不



過平說爾余嘗考二氏與陸象山同以明經薦子鄉各声实相  
上下象山以解經為非至今名声振天下二氏帖帖正理于自  
解經沒世而各不称出奇者爭傳守正者無聞天下事每如此  
既錄其副因三太息書元本而還之

跋勉齋集

某淳祐丙午春得勉齋文集於山陰施侯德懋衡陽本也後二  
十七年來撫州推官李君龍金衡陽人復以其本見遺則字之  
磨滅不存者已十二三因思翻刊於江西會河而丙午所得本  
留政山欲借別本證磨滅不存字闔部咸無之方以書不復全  
為憂采幾臨汝書堂江 克明招臨江董君雲章借來具家收  
勉齋文最備謂初得衡陽本十卷次得巖溪趙氏所刊本二十  
四卷次得雙峯饒氏錄本書問一卷次得微庵程氏錄本書問  
一卷次得北山何氏錄本各問十卷近又得三山黃氏友進刊

本四十卷九衡陽巖溪雙峯微庵本皆在焉而又多二之一編  
無若問其因言致意若盡求其書屬幹辦當平司公乎趙君必  
趨相與更類之勉齋大全集董君云衡陽本最初刊有妨時有  
不盡刊故為巖略若溪所刊雖略增其板已燬于火三山所刊  
分類多未當聞亦頗散失此集真成大全矣并記其說如此勉  
齋嘗宰臨川倉司既而晦翁并祠勉齋勉齋祠堂記峨峰黃氏  
所作能發明晦翁勉齋相傳之正併刻附卷末咸淳九年二月  
修撫州六經跋

六經官板舊惟江西撫州與國軍稱善本已末虜騎偷渡與國  
板已燬于火獨撫州板尚存咸淳七年某切恩假守取而讀之  
漫滅已甚因用國子監本參對整之九換新板再刊者一百一  
十一計字五萬六千一十八因舊板整刊者九百六十一計字  
一十一萬五千七百五十一舊本雖善中更修繕任事者不盡



心字及因之而多訛今為止其訛七百六十九字又舊板惟六經三傳今用監本添刊論語孟子孝經以足九經之數任其事者及人將仕郎餘姚高夢璞咸淳九年二月

### 修撫州儀禮跋

儀禮為禮經漢儒所集禮記其傳爾自禮記列六經而儀禮世反罕讀遂成天下難見之書撫州舊有刊板其以咸淳七年來撫板已漫滅不全聞淳祐九年本州初建臨汝書院特嘗模印入書閣取而正之則此時書板已多不可辯蓋此書之不全又矣因徧於寓公尋借得蜀本參對而足之凡重刻者六十五板計字二萬四千三百八十五補刻者百六十九板計字一萬二千五百六十七幸今再為全書云咸淳九年二月

### 跋張侍御戒頰嘗公祠堂記

侍御張公不附和議終身不復肯仕中興豪傑士也嘗作林姑

山傳公祠堂記言死生有命世不當以賢公罹兇人之禍為戒且歷舉兇人之自罹於禍者尤慘予以堅天下萬世忠臣義士抱道不屈之心詞議精絕讀之神竦其有補世教何如也碑又

### 跋尹和靖家傳

本朝之治遠肇唐虞以理孝為之根柢也義理之孝獨盛本朝以程先生為之宗師也中更新經之說出道遂至於不忍言中

天以來程門之孝惟和靖尹先生孺然獨存而得程門之傳者亦惟和靖為最正碩果不食此陽剛之所以來復欽余仕吳門得拜和靖遺象而訪其後人無之及來臨川得見州孝正姓尹問之正和靖猶子之孫和靖我朝之碩果孝正又和靖家之碩果矣孝正出示家傳因大息而書其後蓋所感不特在尹氏云



和靖每謂語錄不可信至晦庵集程錄反有疑於和靖而李者  
多從晦庵余嘗謂晦翁裒集之功固大和靖親見之事尤的今  
程錄中門人竄入禪語者頗多和靖之說其可廢也哉此說已  
見別書咸淳癸酉閏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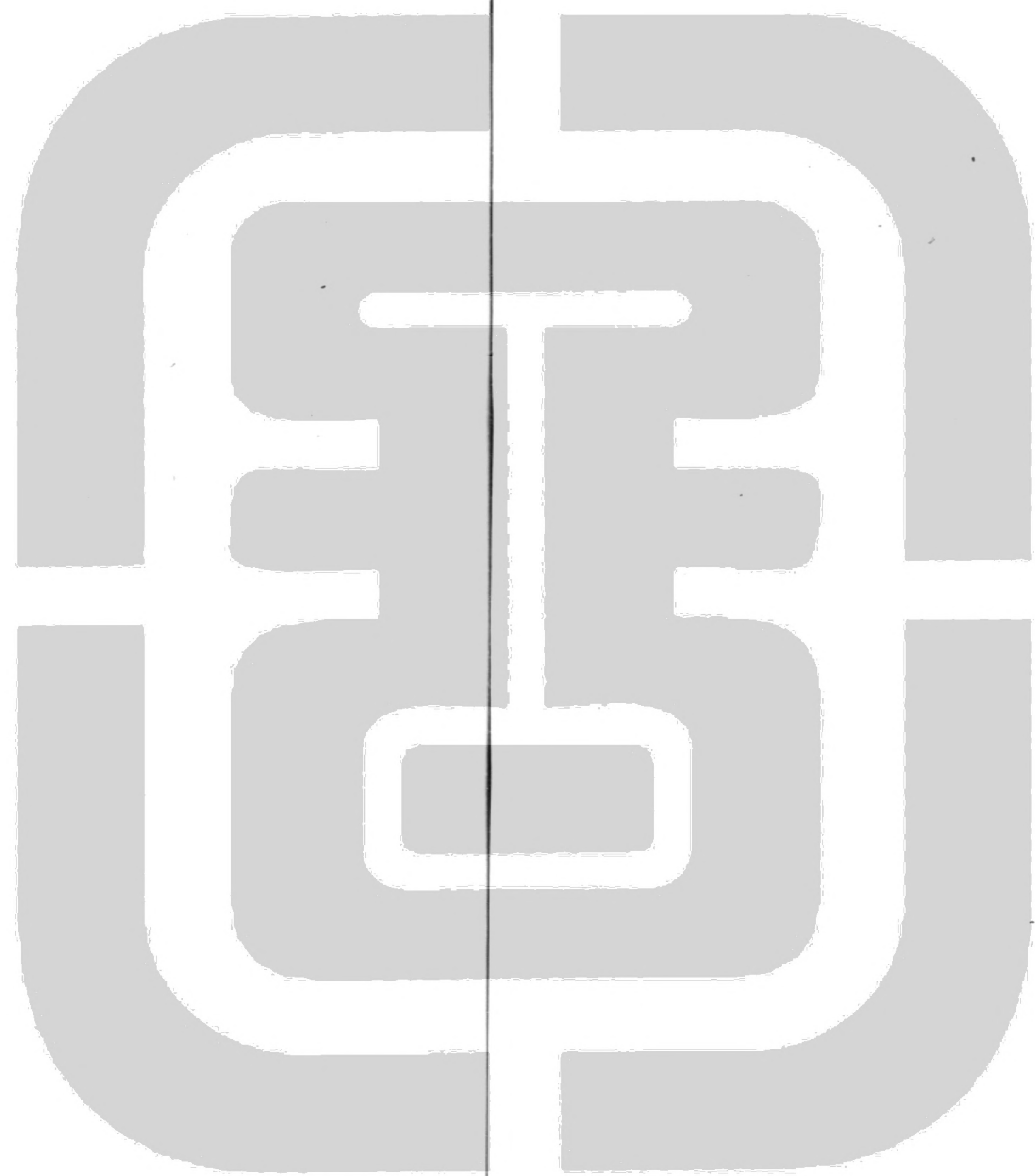
書侯水監行狀

水監侯公開東南六路轉輸之苦引鑿水溉歲內瘠鹵成淤  
四十萬頃以給京師又築土供掃之决浚運河之淺闊大湖  
之新堤開有河者凡二千餘里民至終其身先朝之  
任士大夫士大夫之專心實政乃如此不知撥拾場屋之緒餘  
躡取朝廷之美官其風始何時耶侯名景仁其後人子立  
出其家藏之編因三大息而書

九十二卷原官板無文字

黃氏日知錄卷之九十一







程